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主人

第二十卷 第四期

要目

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

從佛門的課誦體驗佛教的精神

學佛的三個路向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七——

佛教的孝道觀

新佛教論

再談佛教精神與價值

小乘佛教的變遷

護生粹語（續）

引退和入世

聖像的感應

他變成了大魚

人生書簡

摩迦

聖嚴

張廷榮

楊白衣

佛鄰居士

吳怡

曾景來譯

念生

無念

瑞妙

朱耐塵

佛鄰居士
聖嚴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十日出版

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

·摩迦·



今日佛教，實在不容許我們再有關門修持，自鳴清高的思想了。今後的世界，是一個競爭才能生存的世界，佛教一定要從多方面發展，才有興隆的希望。

如復興佛教？這個問題在過去常有人提出討論，近年來很少有人談及，原因是佛教的問題太多，說也說不清，或是說了沒有用，索性不去說了。等於一個百病叢生的病人，很難開出一張一吃見效的藥方。

我對當前佛教，有幾點微末的建議，我當然怕給人唱高調的譏議，但我確是希望從小處說起，從當前需要的說起，從可以做得到的說起。

第一希望辦佛教大學

我希望目前佛教，急需辦一所佛教大學。辦大學談何容易？其實只要南亭法師，東初法師，白聖法師，印順法師等。這當中任何一人肯發心，有武訓興學的精神，佛教大學一定辦得成。

最好辦大學有一人倡導，不用發起人或委員會，三個和尚沒有水吃，發起人或委員多了，反而互相推諉依賴，一事無成。

我有一個募款的方法，只要一位大德肯化兩年時間，有沿門托鉢的精神，來一個「十元興學運動」，臺灣一千多萬人口中，至少有一百萬是佛教徒，一人十元，兩百萬人就募得兩千萬元（海外還有），同時臺灣各地方政府都在爭取設置大學，所以土地不用錢買，有兩千萬元基本金，是可以創立大學了。

天主教能有如于斌等的使輔大復校，難道佛教債多土中，就沒有一個肯發此一大心的嗎？

在我覺得，中國佛教目前不辦佛教大學，其他一切復興的辦法都不要講。

第二希望組織佛教籃球隊

我希望目前的佛教，急需組織一個佛教籃球隊。組織一個佛教籃球隊有什麼了不起？其實如果佛教裏有一支能到世界各地比賽的第一流籃球隊，對於傳播佛教，一定能收很大的效果。

打籃球，我們不要以為只是幾個小孩子在搶着皮球玩，要知道籃球運動已經成為今日國民外交不可缺少的助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派幾個特任官出去遊說的力量，還不如派一支球隊出去打球易增情感。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德，或許以為打球是有失莊嚴的事體，其實，佛教很重視運動的，禪堂裏跑香要跑得快如風才算如法，少林拳，達摩拳等，都是那些八風吹不動端坐如古鐘的禪和子的功夫，時代不同了，打球是運動，更能增添佛教的光彩！

在我覺得，中國佛教目前如能組織一支第一流的佛教籃球隊，社會對佛教那些歪曲的批評，消極、厭世、落伍、保守等，自然會不攻自破。

第三希望設電台辦日報

我希望目前佛教，急需設立一個佛教廣播電台和一份每天出版的日報。

設立一個廣播電台及一份日報，有什麼好處？這當中的好處很多，宜揚佛教教義，報導佛教動態，指導信徒生活，改善社會風氣，一份日報，一個電台，能使大家緊繫和佛教生活在一起！

第四希望成立電影公司

我希望目前佛教，急需成立電影公司開設電影院。

成立電影公司設立電影院，這對復興佛教有什麼關係？其實一個每月能拍兩部影片的電影公司，比一個大叢林對佛教還有貢獻；一部佛教影片，比十個法師講經還易收效果，一個電影院，每天演四場，一場一千人，四場就四千人，那一個弘化的道

場能和電影院比？

因為看電影已成為大眾化的普遍化的教育性的娛樂。

過去也有人試圖拍攝佛教影片，試組電影公司，但都未能成功，原因是有志於此的人，或是財力不足，聲望不夠，致未能成！我現在希望佛教徒中，從事經商的，不妨來投資於電影事業，你既弘揚了佛法，又賺了錢，這是功德無量的事！

第五希望辦佛教醫院

我希望目前佛教，急需辦一所佛教醫院。

辦醫院，佛教裏有醫護的人才嗎？這確是問題，所以我過去常有這麼一個想法，即是對出家的資格要限制，如有男人想出家做比丘，先問他能否做醫生？能在大中小各學校教書嗎？如果能教書或做醫生，即可允予出家。如有女人想出家做比丘尼，先問他能否護士嗎？能做孤兒院，幼稚園的老師嗎？如果能做護士，能當老師，即可允予出家。

這樣一來，你希望出家，必須學會醫教之長，佛教有了人才，僧質才會提高！

佛教裏也辦過不少的施診所，施藥處，但那只是應付門戶的，我們要發大願能像泰國辦一個能有一千張病床以上的僧伽醫院。

基督教辦學校辦醫院賺了大錢，人還要說他們對現實社會有貢獻，為什麼這些事我們不來做？

這不是我們一切都學人家，佛陀號稱大醫王，和尚號稱親教師，行醫興學，實是我們應盡的天職！

× × ×

我對當前佛教的希望很多，人生是需要佛教的。佛教一定可以興隆起來的，但我一看前面所寫的，也不過是些老僧常談，其他的還是留待以後再說罷！



從佛門的課誦體驗佛教的精神

· 聖嚴 ·

(一)

凡為一種高尚的宗教，必定有其祈禱的儀式，及其祈禱的內容；凡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必定有其早晚或者是日常的恒課，因為他們覺得非如此，便不足以表達其信仰的誠懇，也無由去接近他們所崇拜的對象，而讓自己的身心漸漸淨化，漸漸傾向於他們之所嚮往的境界。所以印度的宗教雖然複雜，但是印度人民多有其宗教信仰，他們的一早一晚，也多有其祈禱。西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他們的教徒雖然每週只有一次教堂的聚會，但在平時的早晚，乃至飯食之先，也有他們的禱告，而且禱告的內容，總是不出同樣的幾句或幾段祈禱文。這種祈禱的目的，在一般的宗教徒來說，當然是希望以此而求得上帝的祝福，求自己平安，使得自己到了臨終之時，能够蒙受上帝的召喚，而去進入上帝的天國。事實上，這不過是淨化人心提鍊人性的一種方法而已。我人天天企求去接近上帝，上帝（一般人都以為）是真善美的代表，所以企求接近上帝，也即等於企求接近真善美。試問：一個每天都在企求接近真善美的人，他會製造罪惡嗎？如他仍然製造罪惡，實際上他已在上帝的面前「跌倒」了。中國人在儒家學術的孕育滋長之下，沒有產生過統一的宗教，中國人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之後，佛教在中國，固然助長而且擴張了中國儒家的學術範圍，但也受了儒家的影響使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國風味的佛教，儒家不算宗教，所以中國人對於宗教的信仰，也無法激起普遍的宗教熱忱或宗教情緒。中國人信佛，往往是以信奉孔子的聖格，來衡量佛陀之聖

格的，所以除了出家的僧尼，在各自的寺院中，有其日常的恒課之外，在家的信徒，則很少能够有其日常恒課的。至於民間初一十五乃至每日早晚的敬香，固然近似恒課，但到現下為止，連這僅可表示一點宗教情緒的形式，也在日見廢棄之中！雖然儒家如曾子實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也有一些宗教徒禱告的特性，但終限於一己的反省，而不能有一精神的嚮往。

(二)

佛教是世界高尚的宗教之一，然而，佛教雖亦有其一般宗教的優點，却不同於一般的宗教，尤其高出了一般宗教的境界之上。就以本文的主題，佛門的課誦來說，便超出了一般的宗教，佛門的課誦，雖也含有祈禱的意思，但是除了祈禱諸佛菩薩的神力加持，讚頌諸佛菩薩的本行本願，尤其嚮往諸佛菩薩的本行本願，起一虔敬之心，發一效法之願，而去體認諸佛菩薩，並將自身化入於諸佛菩薩的性海之中，願與諸佛菩薩同體同願，而至反身同向一切眾生。自己既想與諸佛菩薩同體同願，諸佛菩薩，悲心無窮，願力無窮，自己也就不能不學佛所學行佛所行，發出我與眾生，眾生與我，痛癢相關，禍福與共的同體大悲，以期達到證佛所證的階段。這在一般宗教是無法做到的。因為一般宗教的祈禱，也只止於祈禱，祈禱是對上帝的企求，上帝是永遠的大施主，祈禱者是恒常的窮乞丐，上帝固然不可能變更其大施主的地位，祈禱者也不會有其承受他人祈禱的時候，所以一味的祈求，一味的做一個仰人鼻息的窮乞丐。祈求的結果，最多也只能到上

帝的天國裡去接受上帝的統治。佛教是不同的，一面固然有一精神的皈依處，去向諸佛菩薩求安慰求施捨，求加被，求超度，另一方面也就同時接受他人的求安慰，求施捨，求加被，求超度。所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向上求學佛道，佛道的宗旨是在化度眾生，所以求得一分佛道，便得化度一分眾生。事實上，在此上求與下化並行的階段中者，即身就是菩薩，也就是佛陀性體的化身。於此，筆者敢說，感應道交的境界，只有佛教才够資格具備，只有學佛的人，才能得到上通下達，徹頭徹尾，徹前徹後的相互感應的境界，其他如西方的宗教，充其量，只是有頭無尾或獨斷新絕的感應而已！因為他們只限於教徒對上帝之間單戀式的祈求，無法讓自己

(三)

我們中國佛教的課誦版本，雖有好多種類，但是除了唱誦方面前後次序及繁簡不一，板眼略有不外，主要的內容，都還大同小異，不外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經，阿彌陀經，大懺悔文，蒙山施食，三皈依以及早晚的回向偈，發願文，再加上二時齋儀，普佛儀規，佛七儀規等等，便是一厚冊佛門的課誦本。因為目前佛門的課誦規格，是由禪宗祖師所編選，是適應於大叢林內修學之用，所以在份量上，較諸任何宗教日常祈禱的內容都為豐富，同時也只有寺院之中的團體唱誦才較適用，至於寺院以外的一般學佛弟子，便無法作全般的唱誦，尤其我們的社會，已由農業的過程，漸漸向工業社會的方向蛻變之後，人民的生活也將跟著日漸

緊張，對於時間的觀念，也將日漸感到經濟，所以大體時代的課誦本，稱為禪門日誦。今後為了適應時代環境的需要，爲了在家學佛者的方便，是否尚有另行編訂的必要？那是本文以外的問題了，在此暫不討論。（目前已有周吳清淨募印，臺北華嚴蓮社流通的居家修學經咒課誦一種。）

一般對於佛教沒有認識的人，見到佛門的課誦本時，是無法理解的，佛教的典籍，佛教教理，已經够深奧的了，一見到經咒讀頌這樣的佛門課誦，更覺得莫明其妙，看來似懂非懂，有的有文有義，有的有文無義，有的是長行，有的頌偈。事實上佛門課誦之所以如此，也可看出佛教內容之如何深廣了，祖師們不是不知道課誦的簡化，而是爲使修持中的大眾，天天生活在整個的佛法大海之中，以一日常應用的課誦本，而概括整個佛法的包含，可見其精選凝鍊的程度了。

(四)

事實上，如果我人學佛，能够課誦不斷，能够深信深解並深行課誦所含的精神之時，他已是現世的菩薩了。可惜大多數的佛教徒，所做課誦，往往只是抱一種習慣或求福德求保佑的心理去唱誦，他們誦咒時固然只知虔誦，不解其義，即於唱誦唱誦誦經文之時，也只當做咒文同等的看待。當然，像這樣的人們，往往是心誠意切，甚至比一些略解經義者更富宗教的情緒，最少他們希望得諸佛菩薩慈悲加持的心理，比諸一般或西方宗教徒的祈求上帝賜福的意願，是可過之而無不及的，所以依舊值得我人的隨喜讚歎。不過到達此一階段之後，應該有所進展，否則也只能停留於上求自利的境界，無法發大深心，去超越自利，忘却自利，一心利他，一往利他了。也就無從達於信佛學佛的最高目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境界。

我們看佛門課誦的編選，祖師們的確是費過一番苦心的，能够適合於各種根器的學佛者，能使各種根器的人，都可在課誦之中得到安身立命的皈依

處所，更可以此課誦而普利一切眾生。比如早課時之風調雨順或大悲咒十小咒心經之後，即唱如下的回向偈：

上來現前清淨衆，風調……咒；回向三寶衆龍天，守護伽藍諸聖衆；三塗八難俱離苦，四恩三有盡釋恩；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

佛門弟子以各種秘密神咒的課誦，祈禱諸佛菩薩及護法衆聖的神力加被，其目的乃如大懺悔文中的一段所說：「我今發心，不爲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衆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把課誦的功德，完全回向出去，不肯有絲毫的意念，執爲己有。各種佛教的神咒，都有其不可思議的力量，依照佛說，晨時天食，午時人食，晚時鬼食，爲利地獄餓鬼，佛門晚課，便放蒙山施食。據稱，蒙山施食之中，唸完開咽喉真言，餓鬼咽喉自開，即能進食；唸完變食真言之時，即以一粒米，可變無量食，充塞虛空，周遍法界，普濟餓鬼，離苦得樂。以此可見，佛弟子們即是身處佛堂，足不出戶，其在課誦的實踐中，即已表達了大心菩薩救度衆生的悲心悲行。

(五)

有位西方哲人，曾有這麼兩句名言：「信心小的人，希望上帝將自己帶進天國；信心大的人，則能將上帝的天國帶到自己的心裡。」不論東方與西方，人類的性情，大致總是相近的，西方固有大信的人，有小心的人，東方自然也是。佛教尤其其是禪宗，主張即心即佛把佛養活在自己的心裡，當下悟入，即可即人成佛。然而頓悟是漸修的火候到家，漸修乃頓悟的過程，衆生由初發心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需經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所以衆生雖皆本具佛性，但不等於當下是佛。而且衆生處於此一迷失本性的三界之中，往往沒有可以成佛的把握，所以一旦幸運地接觸佛教而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之

後，唯恐一失此一生，即不會再有聽聞佛法的機會，於是緊緊地扣住此一當下的人生，先求皈依安頓的處所，等到能够自淨其意，自明其心，自見其性，而有力自作主宰於生死之時，再去隨業受報還度衆生。循此要求，淨土門開，故在佛門課誦之有阿彌陀經，介紹西方極樂淨土的種種微妙莊嚴，說明求生淨土的法門，稱揚讚歎彼阿彌陀佛的殊勝功德，目的即在接引人們，並且堅強其有所皈依的信心。所以此一淨土法門，在初步的觀念上看，佛教徒之求生淨土，與西方宗教徒之求生天國，似乎是類同的。所不同者，西方宗教，只到求生天國爲止，只以求生天國爲其最高境界，也是其最終目的；佛教之求生淨土，僅是以淨土爲一修學佛道的轉捩點，生到西方淨土，固是莊嚴清淨，固可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淨土之中固有無量無數的大菩薩，可是淨土世界只能淨化其土衆生的煩惱無明，使得煩惱無明與本體自性，能够澄清，但不等於往昔生中所有的一切業障的解除，一旦返回娑婆世界之時，一邊隨類攝化，一邊則隨業感報。直到成佛爲止，甚至成佛之後，如釋迦世尊，仍有頭痛的果報。其實這也正是佛教精神的偉大。故在大回向偈中，有這樣的幾句：

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蓮花開後見慈尊，親聽法音可了了；聞已即悟無生忍，不違安養入婆娑；善知方便度衆生，巧把塵勞作佛事。

又有回向文中的幾句：

臨終西方境，……同生極樂國；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無邊煩惱斷，無量法門修；誓願度衆生，總願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像這樣求生淨土的目的，與西方宗教的求生天國，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呢。同時也可由此看出，佛教不但可以適應任何根性的人，更可得任何一種根性的人，皆能匯歸於一大悲心，廣度衆生而達於究竟的佛境。

(六)

事實上，我們如果對於佛們的課誦，能够細心肯認一番，便可發現其隨處都在流露着佛教的悲心大願。無怪乎，玉琳國師要說：「凡在報恩者，切莫以課誦出坡爲虛應故事，須知無不是佛祖秘密法，無不是佛祖總持門，……無不是佛祖之自利利人捷徑了。」不過我們應該明白，佛門的早晚課誦，固是佛祖的總持門，固是佛祖自利利人的捷徑。學佛者的事業，却不等於全部都在佛堂中的課誦。佛堂中的課誦，是在提契學佛者的信念，是在推動學佛者願力之加深，悲心之加重，是在喚起學佛者八識田中佛因佛種的萌芽茁長或漸漸的醒覺。那是孕育菩提道心，助長菩提道果階段中的一種灌溉作用。所以初機學佛的人，每日的課誦，應當是不能間斷的。如果經常課誦，能使自己的心性，與課誦所含的精神相契相通之後，即使不再課誦，他也常在課誦精神之中，因爲他的行爲，他的心性，已經表達了課誦，他自己就是課誦精神的代表或實體。因此，初機的學者，固須課誦不斷，凡上的聖者，那就不必拘於形式了。

同時，我們仍要知道，佛門課誦的本身，就是一種自利利他，尤其着重於利他的一種行持，但是課誦的內含並不教人僅限於佛堂中的唱誦，並不會說學佛者的事業，僅止於佛堂中的唱誦。實際上，只要能在佛堂中的唱誦有所獲益，他便會去實踐課誦之中更爲深廣的精神。比如楞嚴咒前的偈中，就有這樣的幾句：「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又說：「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我們由此可見，一個人之最初發心，就立下如此的大宏誓願，尚未成佛尚未成爲衆寶之王的時候，就發願於成佛之後，再來救度一切的衆生，用這樣深透深沉和深廣的大悲願心，奉獻給一切世界一切國的一切衆生，以資報答佛陀教化接引的無上恩德。尤其是發願不去先生淨土，而要先

入此一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等交相聚集的娑婆世界的惡劣環境。並請佛陀來作證明，不到一切衆生都成佛道以後，決不先行入於泥洹（涅槃）或取執於泥洹。我們在此必須特別認清一點，一般人對於佛教所說「涅槃」這個名詞，總是混淆不清，總以爲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所謂涅槃，便是一種空虛的境界，不生不死，寂然冥然，無所事事。其實，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一入涅槃，即住於涅槃，貪著涅槃的安樂，那只是小乘的境界，那不等於成佛，小乘學者要想成佛，尚須回小向大，發大願心，還度衆生。未成佛前，發菩薩心，固然要去廣度衆生，成佛之後，更加要去廣度衆生，如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他雖已經成佛，但是仍在化度衆生，接引衆生往生極樂國土，尤其爲了「欲令法音宣流」作出種種變化。所以成佛之後固然也會涅槃，但是佛的涅槃，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佛陀可以處處涅槃，也可以處處現身，並可以化種種身。例如觀世音菩薩是古佛再來，而現菩薩身，普賢菩薩，文殊菩薩，也是古佛再來，而現大菩薩身，即使釋迦世尊，也在久遠之前早已成佛，爲度衆生，而有千百億化身。由

編後話

△摩迦是本刊先期主編，也是很富宗教熱忱的青年法師，這次在百忙中爲本刊寫稿，我們很感榮幸。

△一個宗教徒，必有其成爲宗教徒的生活習慣，必有其宗教生活中的恒課，所以我們提倡，並加討論。

△一篇作品的是否有價值，但看其內容是否有思想，幫助讀者思想，引導讀者思想。張廷榮居士近以虔敬懇切的態度，普導青年學人學佛，本刊爲求配合，將開「青年之友」專欄。敬希諸方指教。

此可以明白，成佛並不等於休息，成佛才是真正的「擔起來」，不唯以天下爲己任，且以救度一切世界，一切國土的一切衆生爲己任。所以這裡要說：「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了。

(七)

本來，佛教的偉大精神，是說之不盡，寫之不究的。上面所談，也只是筆者對於佛門課誦的一點心得和見解，是不是已經觸到了祖師們編撰課誦時的一些心要，則不得而知。

最後再以課誦中的三皈依來作爲本文的結束：自皈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皈依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碍。我們以此可見，皈依三寶，並不僅在於禮佛誦經拜和尚，皈依三寶之後，應當處處爲他人作想，爲一切衆生作想，自己皈依了三寶，更希望一切衆生都能皈依三寶，都能體驗瞭解成佛之道，發起無上的菩薩道心；希望衆生都能深入佛法的經藏，由經藏來發其甚深廣大的智慧之海；希望衆生都以佛法去統攝化導，而無所障礙。像這樣的精神，豈是一般如西方的宗教，所能望其項背。

△太虛大師是晚近佛教的高僧，我們從佛鄰居士的作品中，可以領略一些大師的思想。但願我們刊完此一論集之後，本刊已有力量的或得讀者資助爲之刊出單行。

△有人說佛教是反孝的，我們選刊了楊白衣居士的「孝道觀」，以資作爲反證。

△真理愈辯愈明。關於佛教的精神與價值，是情感或理智的問題，未知師友們還有高見否？

△謝謝各位師友的支持與鼓勵，所以本刊內容每在充實之中。



大學生佛學研究一論——學佛的三個路向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七——

張廷榮



上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導言——三十位之文章
下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二論——學佛的兩個肯決
本期書信要義：

- (一) 學佛的三路向在中國青年學人的特別機處。
- (二) 由三路向開出的十行履。
- (三) 特別着重的一點——放限於人類宗教的現況。

一、第一個路向——「理」和它的三行履

敬愛的讀者，我在上一期導言裡，提出了三十位大專同學的青年學人之佛學文章，其實尚有許多同學，我還沒有提及，還有許多中學同學和社會服務的青年佛教學人，我都只有敬服，暫只能就大專同學，綜要提論，但是我寫出的，所有的青年佛教學者，都是可以參考的。

現在我們談到本題了，青年學人學佛的三個路向，我還是就讀各位之文章後，綜合而發，我覺得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青年學人學佛的第一個路向是從「理」而入，換句話說，即是從宗教間的批判態度而入佛，再說明白一些，就是從比較宗教學入佛，從宗教比較研究之最後抉擇入佛，這種理的入佛，路向是青年學人站在今日世界各種文化之上，各種宗教之上，為之綜合抉擇之結果，這種「理」的批判精神，這種「理」的比較研究，這種「理」的自覺和明白自肯，是今日一個最卓越的入佛路向，從這一路向入佛，是向人類真正負責的一種恢宏態度，因為不是再拘一個小小的範圍，不研異教，却又拒絕異教，若問為甚麼拒絕，則只是指一情緒上之當然，而無一「理」之澈解之所以然，這種情之硬拒，無理之取決，這在過去各種文化之各不相通

，各種語言之各不相識，是可以的，或在知識文化水準尚低之區域與人民，這是可以如此的，但在宗教文化思想緊密之今日，在知識高深之學人，此是不可的，此種不可以。則是事實之必然和必須，因為青年學人，在各種知識均有一相當了解的時候，他必然要或早或稍遲的，（就時間說）他必然要急迫的或較緩慢的（心情需要程度），會追索到接觸生命和生命之究竟學問——宗教。學人在需要宗教的時候，因為他具有明銳的理解力，誰不願就人類現有宗教之中，選出一種最理想的宗教也是最適合自己的宗教來安頓自己。就在這裡，常常有一些惶恐，但這種惶恐，是準備去研究宗教，並不是壞，最害怕的，就在下面的人生憂患中，在情之急迫中，不由理之考量抉擇，即順情之當時之急與當時接觸一種宗教之所近者，逕直投入，此或可得一時之安頓，但對整個人生，即經清醒之理解後，經多方而之理解後，此原順情之所急逕直投入之宗教，往往又因宗教之比較而引起一新之惶恐，此是順憂患之情而未多經理之澈解所引起之宗教再比較之信仰之一種要求。

再我們要明白的，宗教是直接對人的生命解脫和安頓負責的，宗教只是一種極虔誠的信仰，直是

極虔誠的，它不能夾雜有絲毫功利之私，假使為投時情之所好，為求另有一目的在，或另在宗教純粹神意義以外之他種所存意欲在，此種情形，亦只能在一時得其情感之平靜，而在一較長之理的澈解後，他亦會本於自覺的激起一宗教之再比較，再批判和再抉擇。

那麼，順憂患急情投入宗教，順功利之私情投入宗教，這是完全錯了麼？亦不能這樣說，人總是人，人不是生而賢，他順憂患之急情投入宗教，總比不信仰宗教好，他順功利之私情投入宗教，總比不信仰宗教好，這總是好的。

但人之所特別尊嚴的，人之所特別高明的，即在他不斷的有一個「理」，在一自覺之心湧現，此湧現之理，即是人的隨時能批判，能比較，能抉擇的明證。西方中古之黑暗，即是不准用「理」來比較，不准用「理」來批判，不准用「理」來讓各人本於自覺的抉擇，甚而封閉「理」，害死用「理」之人，這怎能不成為文化之倒退，怎能不成為人心的死沉。東方哲人，總是要各人時時處處處本於自覺的用「理」，釋迦佛在法華會上，很多的人，都自動的於理的抉擇去聽法，等到聽了一部份，又有很多人中途退席，釋迦佛於這些退席的人怎麼表示呢？他說一退亦佳矣。你願聽就來聽，這很好，你不願聽就退下，也很好，假使你再願來聽，再來，也很好。讓他們本於「理」之逐步澈解，這種大開大合，自由自在，該是何等氣概。

佛家的這一精神，是始終保持的，一直到了龍樹世親，特重大乘，更展開了一「理」的論辯時代，當玄奘從事之戒賢法師之時，他教學於戒賢領導之萬名教徒之大寺院——那爛陀寺門前，貼了一外教勝義的告示，戒賢和他領導的學人不遇人多望高

的權威，不用外教在自己門前貼告示而出以無理的慣性之情，還是以「理」對「理」，終以獲勝，勝者是「理」。

這說明甚麼呢？即：有理性者，必出之以理解，以理明，以理勝，不講理者，除非是其本身理之貧乏，理之浮淺，或理之落伍。然而佛教，我是以客觀的和虔誠的心情表示，它是重理的，它是有深澈之理值得尊重。這只要把各種宗教學作一比較的研究，自會明白的。

現在我們還是綜觀，青年學人之宗教研究，不管你初入宗教之境如何，然終必伸之自覺再比較再抉擇，這條大道，是人類在的大時代中，在各種文化和宗教雜處中，一種取擇的澈根澈底之道。從理以入宗教，宗教之理，是些甚麼理呢？即以「理」入宗教的實際行履是甚麼？我亦提出理的三行履。

◎教理：要研究比較，批判，抉擇各宗教的教理。

◎學理：要研究比較，批判，抉擇各宗教的學理。

◎論理：要看各宗教所開出教理和學理，是不是經得起一定理則的考驗。

青年學人從理以入宗教，不管你現在的宗教信仰如何，假使把此教之教理，此教之學理，此教理與學理是否合乎論證，一一加以考察，並將各宗教加以比較考察，經此理之三個實際行履以後，然後我們再可說。我們應當信甚麼宗教，並且我們可以說，我們這個宗教，是懂得為甚麼，我們不信或已信而再捨去那個宗教，也是懂得為甚麼，澈解了我們所以信的為甚麼，澈解了所以不信的又是為甚麼，那我們就會心安了，心安由於「理」之得啊！「理」不得，心終是不得安的。

青年學人入佛，有很多是從這一「理」入的，這是很好的，這是真正「確乎其不可拔」的宗教學人，我希望青年學人之選擇宗教都從這一「理」之路入手，或最後以這一「理」之路來抉擇，如憑理

之路來抉擇，我們可以說，青年學人總是會契入佛學的，我們亦可以說，學術愈提高，人類愈將要求一豐富之教理，豐富之學理，豐富之論理精神之宗教。

二、第二個路向——「學」和它的三行履

上面說的由「理」以入佛，是就比較宗教的研究，是就人類之多種宗教交往以後之應有抉擇說，是人類今後對一種新的宗教的應有認識說，現在再收回來，我們中國的青年學人，還有他一種特殊的入佛的必然途徑，也可說是好方法！那就是中國文化之佛學精神，中國文化，已有很多的佛學成份，中國人當然要懂中國文化，懂中國文化就自然接觸佛學或佛教了。

中國文化就是中國學術，也可說是國學，再簡而為之「學」，即是說，中國人學佛，亦可從學問入手，因為學問中，其本身很多就是佛學，佛法或佛教。這種從「學」入佛的具體行履，我也提出三個。

◎文藝學：如隋唐以後之文學藝術，都直接間接受佛家的影響很多。

◎史學：因為佛教在中國起了很大的影響，所以佛教在東漢以後之史實中，即佔很重要的價值。

◎哲學：隋唐以至宋明，中國哲學受佛教之影響很大故研中國哲學必須研究佛教。

我們先看中國文學所受佛家的影響，這尤其以唐代為盛，唐代的詩人，絕大多數是上寺廟的，是讀佛學的，是親近高僧的，這從他們的詩中可以看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戴斜陽，青山獨歸還。」

這是唐代名詩人劉長卿送靈澈和尚歸竹林的寫照，詩裡從辭句中只是寫「寺」的「蒼蒼」之竹林，寫「鐘聲」，寫「荷笠」的靈澈上人，寫「獨歸」，但他的意境和意識，則通過這些形態，而成為一特具的空靈與觀照之美，此種美，即帶領人生走上一淨化，走上一寧息，走上一無浮氣，走上一幽

清的人生心靈之安慰。這即是佛家精神的現理於文學中，由於一個佛教高僧，脫落一切的俗氣，只是一苦行僧，戴著竹笠，一個人，帶著斜了的夕陽，順著青山邊回去，鐘聲遠遠的在寺中響出來，遠遠看著竹林寺，是一種夕陽西下臨近暮色蒼蒼。作者當時寫此詩之時，必是心情境與之俱化，我們今日讀此時之心境，亦與之俱化。

就是像李白，是當時最有名的文學家，也是和高僧很要好的，並且寫有讚美的詩。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這「綠綺」是一種琴名，就是從峨嵋山上下來的高僧，手裡携了一隻琴，聽他彈了一會，李白便覺得：「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李白自以為旅途在外的客人，聽了很是爽快。像唐代這些文學家寫佛家行誼，並不是只是一形態的寫，而是心裡在直接和間接裡，有了很深很久的佛學精神的涵養，這不但是偶然的。中國青年學人修學中國文學，這是很自然的事，修學文學接觸這些名家，接觸這些名家的名篇，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從史學入手，更是自然的事，比如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的傳入日本，那最重要的，就是研究佛教，比如日本在隋唐跟隨著隋使到中國來留學的，合計是八個人，這八個人中，有四個是和尚，是來中國從學佛教的，比如以後日本派遣昭從玄奘學法相宗，派遣慈覺善無畏學三論宗，還有學天台宗的，學禪宗的，中國所有的各宗派的大乘佛教，都在唐時傳入日本，以後由唐以迄宋元，更有陸續來中國留學，也有中國高僧到日本傳法的，現在我們在日本，還可以看出唐代的宮殿，只就這一個史實看，我們如研中日關係史，那你不研究佛教行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就是從哲學以見佛學，中國哲學，在唐代可說不顯著，尤其盛唐如貞觀之治，是文學最盛的，但因玄奘法師的「成唯識論」經譯成功，又以後六

祖的頓悟禪開出，這在佛教界，成為興盛光輝的兩個宗派，但在思想裡，確是於整個中國哲學以很大的鼓勵，禪宗的不立文字，說出禪宗，要人人直接了當的體悟人性的尊嚴，這給中國哲學帶給一獨立興發的新活力，充沛中國哲學一種活潑潑的新生命。唯識宗呢，則啓導中國哲學一種很精密很深邃的新方法，從宋明儒一直到今日，很多中國學人，都是研究唯識以成精密深微之哲學的。

是的，以上的文學，史學，哲學固然都有佛家精神，那或者要問，研究中國文學，史學，哲學，都要接觸佛學，那研究文史哲學就可信佛了，就都可以是佛教徒了，我們也不必這樣承認，我們最低限度，要明瞭以下三點：①佛教思想所以在中國文化裡，是根深蒂固的了。②佛教思想所以在中國文化裡根深蒂固，是本於中國人的自覺需要，是本於中國文化的攝通得往，融會得宜，是合乎中國文化的需要，等到傳到日本、日本人又需要，傳到高麗高麗人又需要，等到近代傳到歐美、歐美人士亦自覺的需要，尤其他的傳播之道，亦即是佛法之道，沒有權力作後通，沒有經濟支援，沒有規約限定，只是一個一個的苦行僧，一鉢一衣，走到一處，就教化一處，教的逕直是佛法，而接受的也是逕直由於佛法，沒有轉折，沒有假藉。③正因為如此，那我們研究佛法，從中國文化去窺見，也是這樣的純真，中國文學，史學哲學涵攝和充滿佛教精神，也不是假藉或出於故意，而是本於事實之已然，我們看佛教的傳承，是這樣的純真，中國文化的表現佛教，也是純客觀的純真，我們研中國文史哲學，也只本純真之心，來看佛教，我們亦可自然興發一對佛教之正面和客觀的認識，即佛教在中國文化歷史裡，在文史哲學各方面，有這些鐵的事實，有這些我們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先賢，本於自覺的信仰，又本於自覺的證成，只這些祖先的真誠之至情，和他們的經歷，總是應該珍重的，此一珍重，即會生出一嚮往，此一嚮往，即是契入佛之大因緣。所以今日的中國青年學人，總是要研究中國文

化的，研究中國文化在接觸佛教部份，設再由此深入廣求，不是一個很方便之途徑是甚麼呢？

平常有許多人說佛法如何如何高深，是的，佛法是有它的高深，但這只看他高深的一面，假使我們從中國文化入手，恐怕很方便趣味的一面，也可說很淺顯的一面，是一個有知識的中華民族國民，都該懂得的，從淺顯的一面進入吧。但這深的一面，我們也不要因為它深而說佛法如何不好，深也很可看出佛法之獨特處呀，不可厭倦它的深，要驕傲尊重它的深，深者存而漸漸漸明可也，深也是好的，也是一種深。也是真正的智慧，別的宗教學理，想深還深不起來，只是一浮淺的貧乏的學理，使人一覽而無餘了，這更是他們的不及處，所以我們從淺入深，從中國的文史哲學入佛學，從國民知識，從國民應有的常識見佛教，這正是佛教尤其佛學的淺處，正好是青年學人普遍契入之大道和通途。

三、第三個路向——「信」和它的四行履

上述兩個路向，一個是「理」的，一個是「學」的，這是研究佛教的特殊和偉大處，但研究佛教還有一個根本的路向，那就是由「信」路而入，佛教有它宏博的教理，佛教有它豐富的學術，但佛教畢竟是佛教，佛教仍是極成一宗教，說理說學說信，不是理，學，信並立，而是理學以圓成其信，佛法從信入手，現我們亦就當今之環境，提出信的五行履來說明。

◎德信：由德行之心得以入信，此是德信。

◎願信：由此無量無極之願以成信，以守信，以立信，此是願信。

◎證信：確有修證之實際證果，使我們不得不信，這是證信。

◎智信：完全本於智慧的澈解而生信，這是極高明之信，這是智信。

所說的德信，即是人的憂患疾痛，因無此解說時，因信佛竟一步一步的解脫了，我會遇見本省的一位青年學人，他敘述他的家庭環境時，使我悲痛幾至泣下，他說他們家庭不好，可是生下不久，他

父親就死了，母親年輕，還有其他的家小，都靠母親維持，母親含辛茹苦，養育他，到大學畢業，他並說依他小時的記憶，看母親的孤苦操勞，不怨不尤，實在太偉大了，現在快五十歲的人了，還是操勞不息。我就進一步的問他，母親所以這樣的勞怨不辭，究竟是一種甚甚力量在撐支她？他說，母親信佛極虔誠，吃素，每天早起，一定要拜佛，沒有一天不拜佛的，有甚麼緊要或疾病，母親也是拜佛，這是她數十年如一日的要生活。我又問他的宗教信仰是甚麼？他說是信佛教，我問他研究了甚麼佛理佛學沒有，他說沒有，我問那你為甚麼要信佛教，憑甚麼來信，他說，他就是憑他母親一生因信佛的一步一年的渡過憂患的艱貞行履之偉大德行而信的。換句話說，母親信佛以歷大難，所以他也信了，這就是德信，因為母親活生生的行履，拜佛信佛與憂患一生的交融生活，他看得極爲清楚，他漸漸大了，也同時跟著母親此一履而養育長大，此是一佛教之養育陶冶，此養育陶冶，是由母親德行踐履所起的示範。

願信，則是由願力入，像普賢之願，像觀音之願，像彌陀之願，願信是一種無比之力，願又往往即是即願即信的，如玄奘法師之西行取經，則明曉得有萬般艱難，但決定去，決定不辭任何犧牲也要去取經回。玄奘有一「若不取經回，誓死不還鄉」之願，有願之信，信則具有一種命力，願之功能，是不退轉，是不左顧右盼，是一直勇往的精神，尤其要注意的，願之加以誓，即佛家之誓願，願必須有誓，才使願能凝能固，願貞而凝固，乃無反顧與迴避之偷心，因為人類之思想學說，千頭萬緒，而心理之轉變，亦是剎那不停，人之今日認為最好者，往往明日因新環境新發現之影響，則今日之最好者，明日常又變為次要，即發現一新之最好者，則今日之最好的，至後日亦不一定認為最好，以此時間之遷流不定，境亦不定，境既不定，則心亦往往不易定，所以俗語說：人是「這山望見那山高」，常人確是如此的，在此之遷流中，究竟何者為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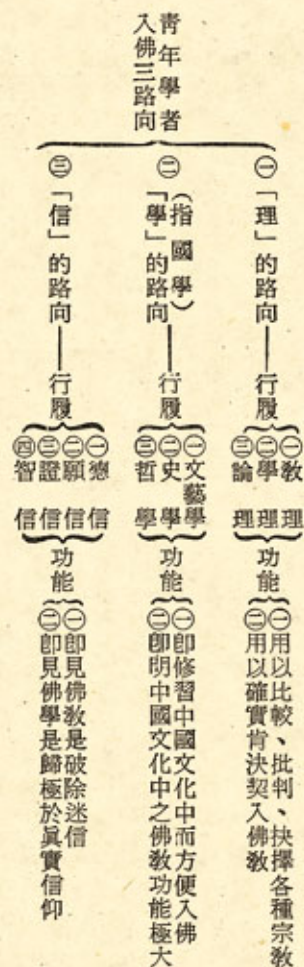
此亦實為難定之事，張三學文學有成，但李四却不因張三之已成而李四走張三之路——學文學不一定決能有成，俗語說：「一條路通羅馬」，只要你真往通羅馬之路，那一條都可到，此如國人常歎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又如如教內常歎的，學禪不成，學教又不成。這中間即生出一個問題，即均有可成之道，但終未達到可成功之實，人往往站在一可成又可不成之十字路口，此十字路口是可成可不成，待掉換另一路，又是一同樣之十字路口——可成又可不成，人在此時，不能使用其他方法時，即其他方法用不上時，人則獨以願之力以弘毅之，為其願之一往無前，生死不渝，更以誓以極限其願，以極成其願，有誓則此願不准再移——真定，所謂不移即守一笨拙之老實方法，即誓願一立一定，縱發現百千萬倍優於此願之事，亦不希慕，而甘守所願以行之，必如此，從事為學，乃可透過萬千難關，乃可透過萬千美醜，（醜固陷人，美亦陷人呀！）乃可透過萬千名利或毀譽，此無他，皆以一誓願斬絕之。願亦如我們說之理想，（但不即是理想）願加之以誓，即理想之肯決以達之，世之學說，千百爭鳴，一學說之中，又有派別之紛爭，人之處此時也，欲求終擇一毫無遺憾之適合教與學，恐擇之一生，一生仍將惶惶無主，所以佛家提出願，提出誓願，誓願即所以成信，此點甚為重要。

再就是對信，東方的學問，尤其是儒佛之學，都是以實踐為主，以實踐為主，即人生之日常生活，處處貼緊着血肉生命，這舉淺顯者以明之，如佛家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儒家的「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再如佛家的神通，禪定和三昧，都是證，又如近虛雲老和尚活到一百二十歲，都有各種不同的證會，因證會，因證得，因證驗而信，這確是一種入佛的真實行履。

最後，就是智信，智信是一種大智慧清楚的認識，大智慧者，等於萬里無雲之青天，白天之太陽，晚間之一輪明月，均了了分明，一看即知，但這

大智慧，是要靠很深的修學工夫，像地上菩薩以至成佛，乃有這樣了了分明的智慧。

總之，青年學人入佛的三個路向，十種行履，可以下面一個表綜合說明，這些路向和行履，尤其



上述「理」的路向是向世界之宗教與文化開新的，叫人類決今後擇信仰，必須要經過「理」的抉擇，亦說明佛教之所以能在今日開新人類之思想者，是有其合理的可考可量；上述「學」的路向，是特別以見中國青年學人的入佛，是具特殊的優良條件的；上述「信」的路向，物別說明佛教信德的具體內涵，決非迷信與情之偏執者可比。

四、特別着重於一點——放眼於人類宗教之現況

滲入權力之宗教，如西方中古時期，教皇之以政權控制宗教，致形成十三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一段時間的西方黑暗；滲入功利之宗教，雖不是一種控制之力，而難有一種羈絆之累，即功利之誘惑而假藉其行，有宗教之名，無宗教之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之實。此皆是人類取擇宗教之可悲者，亦宗教本身之墮落與貧乏之因素。

刻實說，學宗教，就是學宗教，不能離一毫宗教以外之私。學宗教，就是對自己的，對自己文化化的，成一水乳相融，成一性命交關的宗教，尤其

是今日的中國青年學人是適合的。新的時代，無論做甚麼，總要理出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才使我們學起來，比較容易清楚的把握。

我上面說過的，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父母，賴其堅貞信仰，渡過憂患，扶養他們在憂患中的兒女，並教他們的兒女要不忘祖先，要願一孝子慈孫的虔誠。在春秋佳節，在先哲的誕辰，在先哲的忌日，陳列先哲的遺像，虔誠禮拜，遵從先哲孔子說的祭如在的祭祀祭神祭之禮，直認如見先祖先哲在前之虔誠，超度先哲之魂靈，要祭要拜，真祭真拜，如真出於虔誠出於誠實對自己先聖先哲之拜，對所崇敬之先聖先哲祭拜，對無量之聖賢生一崇敬之情，想其威儀，懸其遺像，陳其塑像，供其影像，均是人之虔誠相感之一具體着落處。這乃是人性真通達之宗教，這乃是今後人類之新信仰，這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祖先修證確有效驗之宗教，如孝子慈孫真具一不忍之情，我們又何能離先賢先祖之遺命和證果所得一步呢。此祝

淨安。

四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張廷榮 敬啓

佛教的孝道觀

楊白衣



孝是人類獨具的理性，所以說：「百善孝為先」。

「聖人以孝治天下。」儒、道、釋三教對於孝，雖都尊重，獨有佛教最為殊勝最為徹底，可惜的是佛教的孝道觀念以及孝道行為，不但很少有人知道，反而受到社會一般的誤會，認為佛教的諸般制度是違背孝道的。其實儒家的孝道，確為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最高的美德之一。然而它縱使能孝於民族，孝於天下，就無法孝於人類乃至孝於一切眾生。何況他們又局限於一世，愛則每失於敬，敬則每奪乎愛。所以真正能够做到敬愛相兼的孝義者，惟有世間大士——佛與菩薩了。

儒家的孝道，美則美矣，但是未盡理想，不足以滿佛徒的心願——最終理想。所以筆者特草本文，作為佛家孝道觀的介紹；作為出家之法並非反常的證明；作為筆者第三十七度母難日的紀念，兼祝先嚴去世廿年的冥福增長。

佛家與儒家的孝道觀，究竟有何不同？這大約可分如下三點：

- 一、居喪異——儒則棺槨宅兆，安墓留形。釋則念誦追齋，薦其去職。
- 二、齋忌異——儒則內齋外宅，想其聲容。釋則設供講經，資其業報。
- 三、終身異——儒則四時殺命，春夏秋冬。釋則三節放生，施戒益會。

要之，佛家孝道的特色在於：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置，大孝一也。」

「出家行道，以報四恩；以立德，資三有。」

儒家的孝道在於事親與養親，孝經說：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疾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儒家的孝道觀到了會子時代，雖已達到了登峯造極。但若依據「禮記」的載，却仍未離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跳出世間的道德圈外。在「論語」中，孔子對孝的看法是：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第二）。即是說父母唯恐子女有疾病，所以做子女的應該體念父母之心，保重身子，不要使父母擔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第二）也就是說，現今孝順父母的人，只好算是能養活父母罷了。下賤到牲畜中的犬馬，人也都能養活的。如果對父母不能尊敬，養父母和養狗與馬，又有什麼分別呢？

孔子的意思，當然是：父母最關心的莫大於子女的健康，所以當子女的必須體貼父母，保重身體，使其安心；其次是孝養父母，應出於恭敬心（重精神），不然就不能算是孝養了。双親在世，孔子的這種看法，也許可以說得過去，但到父母死了之後，又將如何呢？對此，孔子雖然也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第二）但未免仍有許多不盡處。當然，以至誠順儀禮、恭行葬祭，是孝養的完畢；「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喪親第十八）。可是這種道德的孝道觀，若一透過佛教的顯微鏡，其缺憾則多矣！對此，會子也曾不滿已往的看法說：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第二十四）

會子雖然進一步地強調了孝道的範圍，但仍未免過於形式化，所以對現生以前的祖先，好似已經斷絕了關係：「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禮記檀弓下第四）。

總之，儒家的孝道觀，祇有堅的，而無橫的關係，所以對於祖先的行孝無法把握。反之，佛家的孝道觀，不但以孝為：「三世諸佛的淨業正因」（觀無量壽經），更把其範圍擴充至一切眾生。這在梵網經以及心地觀經報恩品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可見佛家的眼光，是如何地遠大了。佛家之要戒殺的原因，也與這些觀念很有關係，因此我們可說，戒殺為孝道的開始。

二

衆所週知，釋尊誕生了不久——七日，就與生母摩耶夫人見背。所以長大後的釋尊，對思母之情尤切。摩耶夫人是一位典型的女性，所以經上讚嘆

她說：「姿美如蓮華，心較雪山淨。」可惜，釋尊在其慈懷之中僅僅七日，她就去世了。所以直到釋尊成道之時，仍是念念不忘，釋尊之聖教度前住利天宮為母說法，也是起因此。釋尊對其生母的情懷真是：「樹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待矣！往返不可者年也；往返不可者親也。」這幾句中國古詩，實也可以描寫了釋尊當時的心境與遭遇。當釋尊將要涅槃之前還到利天去與母親謀取最後的一面，當時的情境，誠可使人感激淚下。在現有的涅槃圖中，尚有摩耶夫人從天上垂下藥包，意欲救釋尊。當時的使者為老鼠，所以涅槃圖中找不到貓子的參加（其他的百獸齊到）。這正是描寫了無上的慈母心懷。這些事蹟詳載於摩訶摩耶經。

釋尊不但對生母如此，即對他的養母也就是姨母波闍婆提，同樣也盡到了孝子的責任。他在偷渡出家之時，特別吩咐涕泣着的女傭說：「你回到了宮城向我母親說：決不要為了我的出家悲傷。我在學成道果之後一定返回相報，那時自有歡樂的日子。」（見佛本行集經）。波闍婆提雖於釋尊成道後，成為比丘尼的第一人，但在釋尊出家時却是：「悲泣號哭，自不能勝，心驚怖裂」的。

馬鳴菩薩的大莊嚴論經中，記述夫人對於釋尊的慈愛，這樣說：

「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呼聲，以佛為其養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

這種慈母的溫情，誠可使得遊子涕泣，傳說當時的夫人，業已年老而且病於床榻之中，她仍不顧自己的痛苦，仍然一心一意掛念着釋尊的健康，祈願愛子的長壽。

當夫人臨終時，釋尊再三地安慰着她，當其死後，更是厚葬她：

「爾時世尊，以栴檀香水，着大愛道身上，便說偈曰：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死，不生則不死，此滅為最樂。」（增一阿含經五十）。

關於夫人的事蹟，有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詳細地記述了她一生的事蹟，以及夫人與釋尊慈母慈子孝的情狀。

釋尊與其父王之間，更有一段深切的表現。這些詳載於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本來依照佛制出家佛子是不拜君親的，但釋尊唯恐末世的徒眾不孝，所以當其父王崩後，親自抬棺，親自送葬，以作末世佛子的風範。故在梵網經中告誡弟子說：「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名孝為戒，亦名制止。」強調了孝為戒之根本。

佛教除了上述的經典強調孝道之外，更有：佛昇忉利天品經二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佛說善生子經一卷、孝子報恩經、孝子曉經、大方廣報恩經七卷、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孟蘭盆經一卷、父母恩難報經一卷、梵網經一卷、孝順經一卷、……等可見佛教對孝道無不在盡最大努力的闡揚。

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是儒家對孝子的訓誡，但佛家的看法，與此不同：「認為一人出家九族生天」，所以不拘於這些現世的小節。

佛家的孝，不唯注重現在尤其重在永生的迴向，所以不局限於今世的孝養，更重在父母的是否能够信奉三寶，了脫生死。特別要觀衆生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這是佛陀大悲心的流露，菩薩的四弘誓願，可以說，就是孝行衆生唯一的表現，所以首以：「衆生無邊誓願度」為開端。四弘誓願為

佛教的孝行特色，也是十方三世諸佛的通性願與同信共勉之。

（二五〇四年一月二十第三十七次母難日）

（上接第十三頁）

（三）佛教的精神是善

張居士說：「勸人為善，是佛教度群化衆的必經手段，……佛教最高旨趣，在「明心見性」。試問什麼是「明心」，什麼是「見性」？以我的解釋「明心」就是光大這顆慈悲的心，「見性」就是發揮這個慈善的性。如果「善」只是一種完成某一目的的手段，這種「善」便是有所為的善，便是偽善。

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種精神便是善的精神，也就是佛教的精神。

當然佛學中還有涅槃，天堂之說，試問涅槃是什麼，只是一種空的境界，天堂是什麼，是一種極樂的世界，但這種境界，這種世界，佛並不願意住，他却願意住在人間行善，可見佛教的精神徹頭徹尾是個善。

（四）結論

話不覺說得太多了，希望張居士原諒我的囁舌，我對佛學沒有仔細的研究，因為我非但看不懂那些深奧的佛經，也不喜歡捉摸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論。我只是從我個人的思想，去把握佛教的精神和價值，把握得對，是佛教的光榮，把握錯了，是我個人的錯誤，不知張居士及讀者們，對我的意見如何，我願就正於你們。

敬請指教

敬請介紹

新佛教論

佛鄰居士

——新佛教即人間佛教——



一、印度的佛教

佛教，始於印度，出於世尊一生中所應化施設的教法。佛示寂後，教法流行，演變而有三期：第一、小行大顯時期，約為正法時期的五百年；第二、大主小從時期，約為像法時期的五百年；第三、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時期，約為末法時期的一千年。

上面所生的三時期，為印度佛教流傳的全部情形。現在印度的佛教，已處於絕響的境地，已沒有純正的佛教可言了。

二、世界的佛教

印度三期所流行的佛教，便成了今天世界上，所流行的三大系佛教。第一期盛行的小乘佛教，南傳於錫蘭，由錫蘭流傳於緬甸、泰國、寮國、高棉，以及馬來群島等處，是為巴利文系，或稱錫蘭系佛教。

第二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東傳於中國，由中國傳於韓國、日本、及越南等處是為漢文系，或稱中國系佛教。

第三期盛行的密咒佛教，北傳於西藏，由西藏流傳於西康、蒙古、甘肅等處，是為藏文系，或稱西藏系佛教。

三、中國的佛教

中國的佛教，「以隋唐為全盛，六朝以往，發端而微；五代以降，殘廢而偏。於隋唐諸宗，大別為南山（律）少室（禪）開元（密）廬山（淨）嘉祥（三論）慈恩（唯識）天臺（法華）清涼（華嚴）

之八宗。」（太虛：佛教各宗派源流）

這是就橫來說，是分列的，空間的；如就縱說，傳承的，時間的，則為：中國佛學特質在禪，禪觀行演為臺賢教，禪臺賢流歸淨土行。（太虛，中國佛學）

時至今日中國佛教，已在質上起了變化，不是流於神秘，便是偏於隱遁。由於前者，使人起迷信之感；由於後者，使人生厭世之念！結果，反科學，跟不上時代，而成落伍者；反社會，分利於社會，而成寄生蟲。中國佛教到今天，支離破碎的情形，已竟窮了。如果不變，是無法行得通的，更無法存在下去。怎樣變通呢？太虛大師，提出一個意見，說：「禪宗的悟心，上追梵行涅槃，其寄身於自耕自食的農林生活，則下啓末法期的人間佛教。」（即人成佛的實現實論）又說：「主唐代禪宗，並輔錫蘭律行，以安德立僧；主日本真宗，並輔西藏密，以經世濟生，庶可為末法期集起人生佛教之要素矣。」（同上）

但此一變通，或此一新，應有二原則：「一、掃去中國佛教不能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需求的病態；二、揭破離開中國佛教本位，而易以異地異化的新謬見。」（新與融貫）

本此以啓中國新佛教之幕。

四、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這一個中國新佛教，是什麼？怎樣建設？有何內容？此諸問題，值得予以研究。

（一）是什麼？據人間佛教的提倡者，太虛大師說：「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

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或簡稱：「直依人生，發展成佛的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實現實論）

（二）怎樣建設？太虛大師主張：「一、從一般思想中來建設；二、從困難救濟中來建設；三、從世運轉變中來建設。」

中國大乘佛教，在三期三系的佛教中，雖有缺點，而且末流多弊，但比較起來，仍佔優勢，因此，中國大乘家，應該負起這一個新佛教的建設責任，先從一般思想中，建設其理論，然後再講對內對外的實行。關於思想的建設，參綜起來，我認為：第一、人學——修身，其要為：做好一個人，是人之至的聖者；敦倫盡份，做好一個公民，是入倫之至的聖者。這一些仍是人學。依此人學行果進而以，心學，修佛學。人間佛教，便是一個由人學到佛學，即人成佛的新佛教。

人學有善生經等，參綜彙編的，則為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佛學分攝三宗：一、法性空慧宗；二、法相唯識宗；三、法界圓覺宗。（盡攝舊有大乘八宗）似此，人間佛教的內容，是多麼豐富。

第二、心學——修心，其要為安定一個心，是心之至的聖人。明心見性而成佛。

心學在因位上說，是菩薩乘，戒定慧三學，和六度萬行，謀悲智雙修，覺己而又覺人，在果位上說，便是佛乘。佛乘，除前述三宗外，應加一特弘人間淨土的慈氏宗。

五、結語

印度佛教，曾有三期，分而為三系。三系之一的中國大乘佛教，契理契機，變而為人間佛教。

（下轉第十六頁）

再談佛教精神與價值

吳怡

——兼答張少齋居士的批評——



上期本刊登了一篇張居士讀拙文——「佛教的精神與價值」的讀後感，對我那篇文章提出了許多異議，張居士在結論中說：「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些話，不是要與吳君有所爭辯，而是對吳君的佛學見解，加以分析和研究而已」。我很高興與佛學前輩能注意我的區區之作，同時在「分析與研究」的立場，我又不得不提出我的看法，希望張居士也別誤為我在爭辯，只是提出更多的問題，就教於張居士吧了。

(一) 佛教與理智，情感的關係

什麼是理智？什麼是情感？這本是一個很易混淆的概念。在哲學上理智大致是一種客觀的態度，情感是一種主觀的態度，而在佛學上理智是一種智慧，一種洞見，而情感便被貶為慾念。

而我，以為佛學對情感的貶抑是一種錯覺，我認為情感有不同的等級，最低的是一種原始的衝動，如性慾、飢慾、較高一點的是友朋間的普通情誼，（包括夫婦的愛）再高一點的是父母對子女的愛，最高的是一種悲天憫人，與物合一的情懷。所謂「佛」只是這種最高境界的表現罷了，而所謂修行，也只是由這種最低級的情一步步走向最高情感的境界。

釋尊本是一個血肉之軀，他同樣有性慾、飢慾，然而他能克服這種慾念，完成最高的情感。他克服的工具是理智，而所完成的却是情感，一種大慈大悲的情感。

我說：「佛教所謂的信是情感的信，而不是理智的信」，也許有點與傳統的說法相抵觸，但我們今天研究佛教必須撥開傳統的煙霧，去觸及佛教的真精神。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個「信」作何解，當然不是信偶像，也不是信死板板的教條，也不是信那些玄虛的概念，我認為「信」不是對外物的一種信仰，而是一種自發的情懷，不是在黑暗中向外面去探取光亮，而是在自己內心尋求光亮，把自己燃燒起來，照亮這個黑暗。所以佛教的「信」不是理智的，而是情感的。打一個譬喻，拿割火柴來說，理智只會告訴你刮了火柴後可以得到光和熱，而情感却是使你自己發光發熱。

我的看法如此，現在來看看張居士的見解。他說：「他（指我）把『信』佛的『信』與『信』基督天主的『信』同樣看待，信天主與基督可以得救和賜福，不信便打入地獄，這種『信』建築在利和威的基礎上，這和父母拿糖果來引誘小孩去讀書學好一樣，小孩為着糖果的引誘不得不去學好和讀書，假使糖也不能誘使小孩走入上進之路，那只有用拳頭去嚇唬小孩了」，張居士這段話，我不能苟同。對於基督，天主的信，我是非常反對的，我曾在人間世登了一篇「上帝」，便是指斥他們的那種「信」，他們的「信」是功利主義的信，而不是情感的信（固然有許多信徒也是情感的信，我們不能抹煞）。尤其張居士最大的錯誤是把基督、天主教與父母對子女並提，這無異抬高了基督與天主的價值，基督天主之於教徒，正如君主之於臣民，豈可與父母子女並提？一個母親撫育子女，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

，難道她只是希望子女在地上向她膜拜嗎？父母子女間不是「信仰」的問題，而是愛，是純真的愛，是無所為而為的。（當然那些以子女為搖錢樹的父母，不配稱為父母）。

(二) 佛學與哲學，科學的關係

佛學是一種哲學（這兒指的是佛學，不是佛教，請注意）。佛學包括了括某部份的科學（如唯識裡而有部分的心理學），我都承認。但這些畢竟不是佛教的真精神，佛教應有他自己的立場，他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說：「佛教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佛教不應附會哲學，也不應遷就科學，我說這話的用意，無非想把佛教抬到不為哲學動搖，不為科學侵蝕的地位，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佛教與哲學、科學各有其特色，哲學與科學自然動搖不了佛教的真理。可是不幸張居士不明瞭我的苦心，硬要把佛學中許多知識來比附科學，真把我急出了一身冷汗，科學的常識是相對的，牛頓的定理，為愛因斯坦的定理所否定，愛氏又自認他的定理不知為何人所否定。可是現在佛教學者却拿這些不是絕對真理的東西來比附，一旦科學有新的變動，佛教豈不是也跟着被淘汰嗎？何苦呢，自找麻煩。同時包括了一些科學常識，又有什麼光彩。所謂佛學科學化，是說佛理的解說必須有條理，不矛盾，而不是從佛書中去找「X光」去尋「相對論」。（下轉第十一頁）

小乘佛教的變遷

宇井伯壽作
曾景來譯



說一切有部：健駄羅系統法勝的著書阿毘曇心論、由界、行、業、使、賢聖、智、定、契經、雜、論的十品成立。擬配界品於苦諦、行業使三品於集諦、賢聖品於滅諦、智定二品於道諦，契經雜論三品爲解釋上事。由四諦的網格簡潔

的締結了小乘佛教。解釋清新，可爲煩瑣冗漫的小乘佛教的清涼劑。所以該論的研究極其興盛，不久又出了註釋。現存有優波扇多的阿毘曇心論，經八千偈的廣釋外，尚有一萬二千偈的廣釋，又有和修榮頭的古世親六千偈的略釋。這二書遺失了，可是西元三五〇年時，法救把原來的二百五十偈文，加上三百五十偈文。又加上擇品，成爲十一品，作成雜阿毘曇心論。該書充分採用了經量部的學說，研究也很盛。由西北印度流行到中印度，四二六年来，在中國譯了三次。當時說一切有部系統，經過中央亞洲傳譯於中國，完成毘曇宗的一派，乃至後世變成俱舍宗以前，作了小乘佛教的代表。法救對當時的迦濕彌羅系統中有了悟入，著作入阿毘達磨論，當作小乘佛教的入門書。把五蘊與三無爲叫做八句義，解釋了說一切有部的教義，顯示了當時迦濕彌羅系統的狀態。此外尚有毘婆沙論的研究，極其盛況。據說當時由健駄羅國來了一位世親菩薩，研究大毘婆沙論，歸返健駄羅國，講說要領；且講一日作一偈頌，後成六百偈頌，締結了全部意旨。

送到迦濕彌羅國，國民喜歡，只有悟入而不肯定，又給世親造作其長行的註釋，因此發現了對於該論之有取舍。世親的著書，爲阿毘達磨俱舍論，古

來一般人以爲該書由經量部學說，批評的解釋了說一切有部的教義。古人更以爲俱舍論多取於雜阿毘曇心論，現在的學者也以此爲論證。究竟是否直接採取了大毘婆沙論的要綱，尙屬疑問？其內容由界、根、世間、業、隨眠、賢聖、智、定、破我的九品，把小乘佛教的全部學說，包括組織了。又表示了成立在阿毘曇心論，雜阿毘曇心論的傾向。這就是由於健駄羅系統的精神，理長爲宗的主義。說一切有部的教義，是三世實有，法體恆有，由五位七十五法解釋諸法的分類爲意旨，如果採用經量部的學說，應爲「現在實有過未無體」；俱舍論反駁說一切有部時，不給人家明確的知道，只以「傳說」的體裁來解釋，所以要對俱舍論的意旨的徹底理解，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對於經量部諸法的分類解釋，也不太明白。關於法數，諸說不同，根據「離心無法」的學說，只有十九法。色有五境及四大，心有不相應（諸無作），「無爲」及「虛空擇滅非擇滅」。這樣看來，色、心、不相應及無爲的四位之中就有了十九法，那就與說一切有部的傳統說法不一樣了，或說俱舍論的真意僅僅承認了地水火風的四大與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的實在，即把其他的一切當作假立。可是六識在小乘佛教中是識體一如，所以應歸爲一。四大也不能僅僅看作是具體的物質，這與世親本身的思想發展上有了重大的關聯。究竟是俱舍論與說一切有部的傳統說仍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悟入的弟子衆賢，要極力反駁俱舍論六百偈而主張了說一切有部的本義了。該書稱爲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又名俱舍電論。衆賢爲了顯揚自己的見解，又製作了阿毘達磨顯宗論，爲着維

護說一切有部，努力排斥經量部。於是是不知不覺之中，變成脫離了說一切有部本來的學說而成了新說。衆賢的新說，一般稱爲新薩婆多，薩婆多就是說一切有部的原名的音譯。關於衆賢的傳承，沒有何等等的傳說，世親的俱舍論，後來由其系統的陳那德慧安靜等的研究，各各製作了註釋。安靜又有弟子繼承了俱舍論的研究註釋，又有稱友的俱舍論釋，就是現在傳流唯一的梵本。衆賢以後，關於小乘佛教的研究狀態便不得而知了，可是曾經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與實踐，這在玄奘及義淨的旅行記中可得到證明。但在厭達王杜羅馬那的王于，美希拉克羅登位（五〇二年）之後，因其性極狂暴，破壞佛教。故而到他死時（五四二年），西印度及西北印度的佛教，就非常衰頹了。小乘佛教也受了一大頓挫。

成實論：經量部的歷史完全不明白，據說古代曾有鳩摩羅陀，室利羅多及暹摩等三位大師，可是他們的年代事蹟與其互相的關係都不明白。但在當時的教理上好像已相當的發達。存在於漢譯中阿梨跋摩所作的成實論，許多部份與經量部相同。成實論引用了馬鳴的偈，預構了龍樹的中論，又引用了提婆的四百論（四百論）。這在羅什法師到中國以前，大概是西元二五〇——三五〇年間的著作。羅什法師譯的僅有二百二品，曇影將之分爲發聚、苦諦聚、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想由四諦未網羅一切的佛教學說。其內容與毘曇所說不同，因其破斥毘曇不是大乘者竟達七處之多。這是隋唐以後的判斷。可是以前有人將之看作大乘論著，而且受過

龍樹提婆的影響，故此尚須待於精細的研究。然其不同於說一切有部的我空法有的主張者，是認為人法二空，一切皆空，空為第一義諦。

因是建立了俗諦，而允許了有，俗諦有之下，分類諸法為色法十四，心法一，心所有法四十九，非色非心法十七，無為法三的五位八十二法。真諦空，就是根據析空觀的偏空觀。根本思想是採取現在實有過未無體。又把現在有，當作無，空無的證得就是涅槃。滅了假名心法心空，就是涅槃。假名心就是緣於假名之心的心。把多聞或者思惟的智滅掉。法心是五陰心，就是要把觀五陰為空的空智滅掉。空心就是緣於涅槃之心，入於無定心或無餘涅槃。即由禪定修習，順序進於法空，我空，空空等。最後入於無餘涅槃，而得解脫。成實論在中國佛教，的確有其重大的價值，在印度佛教之中，究竟能有多大的意義，則尚不明白，好像是作論以後即傳譯到中國的。在印度倒反而無人知道了。

錫蘭佛教：馬興陀進入錫蘭，受到國王提婆難比亞，德薩的歡迎，住於國都之內的大精舍中。其後，西元前一世紀，跋陀迦摩尼王建設無畏山精舍於國都的北部，又因當時把三藏當作文字看，所以大精舍與無畏山精舍，曾經有過爭論。

關於三藏的註釋，所傳不同。當時已有達摩流支部的別立，對立於分別說部，三世紀時有了吠子利亞部，四世紀時有了薩迦利亞部，尚有其他由印度傳來的部屬。同時大乘佛教也存在着，教界已不是純一無雜。西元四世紀時，三藏的註釋，翻譯成錫蘭語文。在這以前已經有了巴利語文的註釋，故實際上有着數種不同的註釋。西元四一〇年時，法顯到達該島，不久又有佛陀哥舍由印度本土而來，大概四一五——四五〇年時在大精舍，看到傳承三藏的註釋，便改為巴利語，自己又造了註釋，這樣

的整理了三藏的大部分註釋，又獨立的著作了淨道論。他離島時，達摩巴刺來了，著作註釋，補充以前所有的不足，其後又繼續出了幾種註釋，此期間也成立了系統。可是三藏註釋，都屬於大精舍所傳。錫蘭佛教，一般的說，是在其保存了古說的價值，又將之傳播於緬甸泰國等地，這是其弘傳上的

功勞。關於教理發展的一面，卻沒有什麼。不過是把古代上座部的說法沉澱固定化了而已。如果想要知道詳細的錫蘭佛教，則必須研究前舉的論藏與及淨道論等的著作。即把這些當作漢譯小乘論的對照，闡明現代的小乘佛教。



雨



本來我是

討厭雨的，穿

着乾淨的衣服

，乾淨的鞋子

，碰上雨天，

衣服也挺不起

來。冬天的雨，

更是惱人，雨

中還帶着寒氣。

之後，我又愛上

了雨。因為雨有

它的缺點，亦

有它的美點。其

實所有的缺點

都是美點。

別人的話也當做「真誠」的話。

我去做，結果我陷落了。但我並

不灰心，因為我是個佛教徒。

讓別人罵我傻瓜，讓別人在

背後譏笑。我只要我做出來的事

情，對得住「佛」，對得住「良

心」。生活是可怕的，肚子不飽

人。

於是，我沒有地方住，沒有

地方吃飯，差不多的時間都在街

頭流浪。那段時間，雨又多，我

就和雨為伍起來。

我想到過自殺，既然這世界

似乎多了我這個人，我索性離開

這個世界。在晚上，我就出去了

，往河邊上走。

因為我自殺的思想堅定，也

就沒有什麼畏懼了。可是，那晚

上的雨可不小，我在雨裡滑着脚

步，雨水從頭上到腳下，全身都

是水，身體也冷起來。

電光也閃出來，一陣雷聲把

我的臉變做笑臉，寒氣也驅逐不少。

我自已也覺得慚愧起來，我的

舉動就是自私。我對不住「佛」。

於是，我要在這惡劣的環境中

「創造自己」。我在雨中，陰沈

人生佛學論集自序

• 居士 居 鄰 佛 •

人生佛學，為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所提倡。彼意：新的佛學，應切近人生，且須科學化，而又能實證。有益於人，又是一個社會福利事業。此一新義，得自東方淨土的藥師佛，和天宮淨土的彌勒佛。他得了這一啓示，復本二原則：一、掃去中國佛教不能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的病態，二、揭破離開中國佛教本位，而易以異地異代的新謬見。建立了中國佛教本位的新佛學——人間佛教；以及「依佛法真理而契適時代機宜的原則上」，建立了中國佛學本位的新佛學——人生佛學。

太虛大師，也認為：中國佛教變了質，他舉其顯著者，有：甲、庸俗的天神賞罰的三世因果報應說；乙、被人附會為虛幻消極；丙、著重後世超生，社會事業無人過問。按著，他提出了人間佛教的具體主張，「我們應提倡善導人生，注重社會事業，改進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知識水準，使能即由國家富強，人間美善中，通達到法界圓明的佛境。」（中國之佛教）至其綜攝重建的人生佛學，除前述外，主要的則是：一、闡明佛教發達人生之真理，依之以趨大乘行果，或「講明佛法乃是發達人生的學理」。（中國學佛）

我寫佛教的面面觀時，便已感覺到許多人對佛教有著下列的偏見：

一、佛教是老年人的宗教，是退隱的，是出世；二、佛教是婦女的宗教，是小仁的，是求福的；三、佛教是死人的宗教，是往生的，是度死的；四、佛教是愚夫愚婦的宗教，怕地獄之苦。後來，我讀到大乘佛教思想論，了知天臺宗的

特重菩薩道；閱諦閑大師傳，俟虛和尚自述，驗證他們確實都已履踐了菩薩行，入世度生，開展了文教事業，也推行了社會事業。但，對於整個的中國佛教，仍感不足。

其後，又讀了藥師佛本願經，彌勒佛的三經，太虛大師全書等，我認為：人生佛學，人間佛教，都是契適時代機宜的新佛學，新佛教，中國佛教，或可因此，而復興，而新生。快慰之餘，不揣淺陋，取其義理，寫成短文十餘篇，予以略述，予以發揮。但，分之各自成篇，合之亦成系統。

三

近來，讀稿已近百篇，友人鼓勵出一專書，以為法施，而結善緣。佛家禁戒的，是「名聞利養」，但勵勉的，則是弘法利生。否則，便是小乘，便是獨覺或自了漢。

基此，我始敢「當仁不讓」，常寫論文，函寄各地，大有「棲棲惶惶」之情，但是，我使用較多筆名，如：諸慈、智閑、大悲居士、悲思居士、佛鄰居士、六外散人、萬松園、夢焚樓；（今集之，總名之曰佛鄰居士）而且向末領取稿費，（本市某報曾有送致，却之不恭，收到後，不是捐寺院燈油，便是買稿紙請佛經。剛從右手進，又從左手出了，足證並非為了「名聞利養」：此心可以對佛，不必感愧！

亦因此，我始敢「義不容辭」，而出專書，額之曰：大乘佛學論集。但，百篇約三十萬字，出版費甚昂，且不易普遍；無已，始將之分為數冊。抽出人生佛學及其有關的一部分，另題為「人生佛學論集」，便是本書。

作者不謙，甚盼今後有生之年，能為人生佛學而工作，能為人間佛教而努力！述始末與感想以為本書之序。

佛曆二五〇四年一月一日，彌勒佛誕辰作者序於西貢萬松園。

（上接第十二頁）

人間佛教，即由人乘進趣佛乘的新佛教，此一新佛教，有四要義：

①人間的：已脫去了天乘的神秘色彩，和中國的鬼神觀念，重復回到人間，以新佛教的道理，教人做一個真正正當的好人，活活潑潑的善人，是一個道德的，正義的，倫理的賢聖。

②世界的：此一新佛教，不僅是世間的，且是世界的：為人間的兩般文化——太虛認東西文化一詞不當，而改此。甲種文化，可以宗教及人生哲學為代表；乙種文化，可以科學及宇宙哲學為代表。所合成，且為人間兩般文化所接受。雖由中國發出，但已有世界性，也將會世界化全球化。

③科學的：二十世紀，為科學的時代。佛教與佛學，不但未因科學而有所動搖，且得科學為之佐證，益見真確精密。其由無上正覺所完全洞明的宇宙人生真相，又可於科學的發明上，樹立正理的正解正信，以補科學之缺陷，而促其進步。

④實證的：佛教所教的，在乎行，更在乎證，不是觀念的遊戲，徒托空言的戲論。中國佛學特質的禪，認為人各有等同佛陀的覺心，亦能各自實證萬有的現象。就其行證上說，更可加強說明佛學的科學性。人間佛教，是中國大乘佛教的蛻變，因此，它也有這四大要義。

總之，人間佛教，是一個人間的，世界的，也是一個科學的，實證的新宗教。

護

生

粹

語

念生

六五、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已身始誕之辰，正父母垂亡之日也。是日也，正宜

戒殺持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升，

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

上貽累於親，下不利於己。(明蓮池大師戒殺文)

六六、一獵人暮夜大醉，視其幼子為獐，偶刃

將殺之，妻泣諫不聽，竟剖其腹，出其腸，已而安

寢。天明，呼其子與入市鬻獐肉，妻哭曰：昨汝所

殺者子也，其人舉身自擲，五內崩裂。噫！人畜雖

殊，愛子之心一也。安可殺歟？(明蓮池大師戒殺

文註)

六七、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但當戒殺以資冥

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於前，安能起

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為矣

！(明蓮池大師戒殺文)

六八、梁武帝以麵為犧牲，世譏其使祖宗不血

食。噫！血食未必珍，蔬食未必惡，為人子者，貴

乎慎修其身而不覆先宗祀斯善矣，奚取於祀之必用

血也？輪祭勝於殺牛，易垂明訓，性養猶為不孝，

聖有嘉謨，奚取於祀之必用血也。(明蓮池大師戒

殺文註)

六九、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

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

理既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兩用凶事，不亦慘

乎？(明蓮池大師戒殺文)

七〇、凡人結婚，必祝願夫婦偕老。爾願偕老

，禽獸願先亡乎？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

也。爾以相離為苦，禽獸以相離為樂乎？信乎！婚

之不宜殺矣。(明蓮池大師戒殺文註)

七一、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觀食榮羹，不妨

清改，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饗飲於杯盤

宰割冤號於砧几。嗟乎！有有人心者，能不悲乎，

。(明蓮池大師戒殺文)

七二、若知盤中之物，從砧几冤號中來，則以

彼極苦，為我極歡，難食，食且不下咽矣！可不悲

乎？(明蓮池大師戒殺文註)

七三、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福祐，不思已

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

悖理，莫甚於此矣。夫正直者為神，神其有私乎？

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種淫祀，亦復類是。(明

蓮池大師放生文)

七四、種種淫祀如殺生求子，殺生求財，殺生

求官等，及其得子得財得官，皆本人分定，非鬼神

所為也。偶爾滿願，遽謂有靈，信之彌堅，行之愈

篤，邪見愈熾，莫可救療，悲夫！(明蓮池大師戒

殺文註)

七五、世人為衣食故，或佃獵，或漁捕，或屠

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

亦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極，

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

報，莫斯為甚矣，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明蓮池

大師戒殺文)

七六、親見屠羊者垂死而口作羊鳴，賣鱸者將

也而頭如鱸鳴，此二事近在鄰居，即非傳說。我勸

世人，苦無生計，寧巧食耳，造殺而生，不如忍饑

而死也。(明蓮池大師戒殺文註)

七七、若未能斷絕腥膻，且先應市買現物，不

加親殺，亦免大愆，積養慈心，漸入佳境。(明蓮

池大師戒殺文註)

七八、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

明蓮池大師放生文)

七九、一切衆生，既皆避死貪生。何乃昧此良

心，行諸毒事。網捕山獸，罟罾淵魚。俯水垂鈎，仰空懸矢。以至暗施陷阱，密設牢籠。百計多方，莫能盡舉，良可嘆也。(明蓮池大師放生文)

八〇、世人謂禽獸之肉，人所應食，不知皆是

強凌弱耳。不然，猶虎食人，亦將曰人之肉虎所應

食乎？螳螂食蟬，雀食螳螂，鷹鷂食雀，弱之肉，

強之食，此理甚明，當不疑也。又世人謂蔬食者瘠

，肉食者肥，為肥已身，不念他苦，人心安在哉？

(明蓮池大師放生文註)

八一、鷄之畜其難也，鷹隼下於空，則着翼而

號呼以護其子，今人愛子亦然。乃日俟其雛之肥以

膳也而殺食之，可乎？鷄特力不能敵人而恨可知矣

。況復食鷄之不足而食鷄鴨，食鷄鴨之不足而食及

於飛空之雀鵲，人生食止一飽，何無厭以至於此，

悲夫！(明蓮池大師題殺生綱戒)

八二、虎食群獸，人共惡而捕之，然虎有

經旬月而不得一獸以食者。人人宰無虛日，牛羊

犬豕鹿麋獐兔之類不知其幾也。人之當捕而數也，

甚於虎矣，悲夫！(明蓮池大師題殺生綱戒)

八三、人自謂應食肉，不知彼此相食者皆強凌

弱也……誰有能食龍者，弱之肉，強之食，寧不信

然，是故龍也，不可陵也。魚可陵也而食之，鯢也

、鱈也、鰻也、螺蛤蝦蟹龜鼈也，可陵也而食之，

蓋與螳螂食蟬雀，食螳螂等耳。人也而甘心乎螳螂

，悲夫！(明蓮池大師題殺生綱戒)

八四、羅綺織身，蓋祇取其華飾耳，不羅綺固

無害，而乃納百千萬億生靈於饑渴之中，抽其腸肚

，以為吾嚴身之具，忍乎哉！(明蓮池大師題殺生

綱戒)

八五、蜂蟻之勿殺宜矣，蚊蟲啣我，如之何？

噫！蚊可恨而避也，蠶可放也，奈何蚊蟲之必不可

貸也，悲夫！(明蓮池大師題殺生綱戒)

八六、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

充已口腹，或利刃剖腹，或尖力刺心，或剥皮剖鱗

，或斷喉劈殺，或滾湯活煮驚鱗，或鹽酒生醃驚蝦

……一旦無常，即墮地獄。饒湯燼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填還。（明蓮池大師普勸戒殺放生）

八七、小兒每每有擒捉蠅蚋蟻蟻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蟲豸，難以盡言，皆天命因，不可不戒。（明蓮池大師）

八八、爵秩既尊，則日用烹庖，賓明宴會，所殺尤廣。……是以往昔高賢，惻然戒懼，隨在設放生之河，不時懸禁屠之榜。……滅恐事權既去，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八九、若殺物養親，使物類抱冤來世，父母債債多生，不啻以漏脯救饑饉，鴆酒止親渴矣，何逆重之，而可託言孝耶？（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〇、兒童所造殺業，由於父兄不禁，則習以為常。始僅以昆蟲蟻蟻為不足惜，繼即以屠牛殺犬為不必戒。惻隱既失，陽節敗名，覆宗絕祀，靡不由之。（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一、良辰美景，人逢之而色善，物遇之而心傷者也。何則？人於此時，歡呼暢飲，物於此時，魂驚魄飛，人於此時，骨肉團圓，物於此時，母離子散。人於此時，飾衣服，賀新禧，珍饈草芥物於此時，血淋漓，腸寸斷，肝腦塵沙。故節日殺生，第一殘忍所為也。（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二、世人每遇生子，輒有一種鄙夫，爭來索酒，口中雖稱祝賀，心內實為甘旨。愚癡者不覺為其所動，小則烹雞炙炙，大則割羊宰羊，致來世今生冤冤相報，甚無謂也。（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三、孝子慈孫，每遇節日忌日，但當虔誠齋戒，念佛持經，同向西方清淨佛土，使祖先出輪迴苦，是為真實報恩。至殺生以供鼎俎，徒增死者業障耳。遇明眼人，不勝悲憫。（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四、世有科名得志，殺猪羊以祭祖，彼且揚之自得，以為榮親，旁觀者亦屑摩視，嘖嘖稱羨。問祖先此時，果能享一饌一箸乎？徒殺物命，致父母沉淪，死者有知，當必拊膺痛恨於九原矣。反不如單寒之子，蔬果告虔為愈也。（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五、小人見人疾病，輒歛金殺物，以媚邪神。主人愚癡，不知病者陰受其禍，反以為德，不亦重可憐乎？普勸世人，凡遇有疾者，宜勸其作善消災，誦經禮懺。如病勢危劇，必勸其專心念佛，求願往生，是為無邊功德。慎勿聽巫卜妄言，使病人以苦入苦也。（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六、且如卜人占病，必曰某神見咎，遂使愚人誤信，播魚龜，割雞鴨，無所不至。由是被殺物命，生生與病者為怨，且生生與占病者為怨，則卜筮者一言之害，豈不大乎？（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七、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食餘衆生，亦復如是，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佛無誑語，何敢不信？故知割雞者得雞報，屠犬者得犬報。（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八、世間殺生，太約為宴客居多。獨不思密友良朋，當其飲我食我，未嘗不稱為莫逆。至他日途遇，不過一謝而已。患難相恤者，千中希得一二，而三途之苦，已寫之註定，安見聞難殿上，可引某客以寬其罪耶？（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九九、戒殺一端，文人每視為緩圖，以為此特佛氏之教耳。噫！豈佛氏好生，吾儒獨好殺乎？（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〇、禽獸與人，形體雖異，知覺實同。觀彼被執之時，驚走哀鳴，踰垣登屋，與人當王難被擒之時，父母徬徨莫措，妻孥攀援無從，異乎不異？觀彼臨刑之際，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家則群

豕不食，與人類當刳屠屠城之際，見父母血肉淋漓，妻孥節節支解，異乎不異？觀彼宰割之候，或五臟已割而口猶吐氣，或咽喉既斷而眼未朦朧，與人類當臨命終之候，痛苦欠俾，點頭熟視，異乎不異？（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一、普告世人，但遇刀兵之際，宜同心自念曰：吾身尚未被執，然且如此恐怖，則物類當被執之時，恐怖更當何如？骨肉尚未分散，然且為此慘慘，則物類當分散之時，慘慘更當何如？四體尚未宰割，然且如此悲苦，則物類當宰割之時，悲苦更當何如？（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二、人見漁翁漁網，忽得大魚，必鼓掌稱快，不知此又增一怨對也。悲憫救解，猶恐不及，奈何反稱羨之耶？稱之，是贊歎殺，羨之，是隨喜殺，慧眼一觀，皆是刀兵種子矣！（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三、人間地獄之苦，皆謂渺茫。不知世人烹蟹，即是沸湯大獄景象，……衆生不過為瞬息甘旨，造此無邊業障。假全諸佛菩薩，以天眼觀之，則此人與蟹，自無量劫來，曾為父母兄弟六親，特以改頭換面，不復相識。以故更相造業，更相殺害，乃至更相報怨，靡有底止也。（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四、人既樂生惡死，當知趨吉避凶與物類，同稟天地之氣，吾愛天所生，天亦愛吾生，吾願物不死，物亦願吾不死。今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無適而非殺，為吾斃者，不下百千萬數，以是求長壽，可得乎？普勸世人，欲冀延年，先持殺戒。（清周安士萬善先資）

一〇五、藥能醫病，不能醫命，若殺生以佐藥餌，不惟使病者反增怨孽，將來自己苦報，並不能免。何則？樂生惡死，人物同情，殺一物以生一命，然且仁者不為，況不止一命乎？況又未必生乎？（清周安士萬善先資）（待續）

煩惱的解脫

政治大學 王連生
西語系



在佛陀的光照之下，我默默地沈思，在不知不覺間，神聖使我得到心靈的安慰與快樂。我並沒有太多的幻想，但是有我的思想。幻想是美麗的，也是空洞的，往往會帶給了不必要的苦惱，而思想却是系統的，着實的，所以它會給人帶來真切的人生境界，那是幸福愉快的。幻想僅是不着邊際的冥想，輾轉現實的理想，背道而馳，以致於所有的人生苦悶，悲傷，哀怨，一一萌芽，那時再想清心快樂，事實就很難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千萬人也會這樣的懷疑，你我他都不例外，的確，在人生的過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倘使我們為其煩惱，苦悶，豈不太慢了。但世界上竟然有許多人在煩惱，不知是他們太慢，抑是無明太多？俗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說來談何容易，一個人要完全斷絕煩惱，除了皈依佛陀之外，恐怕要煩惱，那是不可可能的。一旦信佛學佛之後，達到完全沒有煩惱的境界之時能說不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嗎？事實上，生活在這混濁不安，風雲詭譎的娑婆世界，誰能無煩惱，不是煩吃，也就惱衣，能够不愁衣食，也會爲了名望和地位煩惱。簡單地說一句，要想摒棄所有的煩惱固然太不容易，即使可以全部摒棄，在今日的社會裡也會被人笑爲「麻木不仁」的人，甚至以爲是連「人性都沒有」的人了。當然，這不是正確的看法，因爲，能否憂愁，有無煩惱，並不在於這

些分別，而是有關修心養性的問題。同時你憂愁萬分，苦惱焦急，又有什麼用呢？一般人，都是因爲不知因果，不解佛法而無聊地消耗自己的生命，爲着種種無謂的事情煩惱，以致把應做的事情沒有做，反而去爲非作歹，甚至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難道這種不煩惱嗎？這是他自己製造的苦果，若不由他自己去懺悔，誰也替不了他的痛苦。實際上，他種下惡根，讓他苦一點，嘗試些苦惡果，有什麼對不起他？我們固然不忍隔岸觀火幸災樂禍，但他們不好好修養身心，接受佛法的啓示，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想，能够把佛教的五戒十善，八正道，四聖諦，六度，四攝，都記在心理，而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把它奉行起來，那末既不去撒下「苦惱」的種子，也就不會有苦惱的惡果來煩惱你了。因爲一般人貪婪世俗的種種物慾，不能滿足內心的饑渴，而去需求不可得到的東西，所以才遭受數不盡的苦惱，這除了怨他自己，還能怨誰呢？所以萬事萬惡，莫非己爲，要不是人類任性去播下各種各樣的苦惱之根，現代的社會或許早就到達清淨莊嚴的人間淨土了，還有什麼憂愁，煩惱痛苦，可說的呢，遺憾的是，人們偏偏不往這一方面走，寧願去製造痛苦的因，然後去食痛苦的果。倘若人人都能奉佛修行，不要說死後超生淨土，就在現實的人間也可變成淨土了。淨土不淨土，還是一個心的轉變而已。如果，當我們在世的時候，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良心無愧，處置泰然，就是不死，日日過着寧靜安謐，無憂無愁，和平慈祥

，快樂美滿的生活，何嘗不是生活於佛國淨土呢？所謂心淨國土淨，一切聽命於自己心靈的主宰。佛國淨土怎樣美，怎樣真，怎樣善，怎樣……都是我們心的體現，心能清淨，我們的世界也就清淨了。心不清淨即使到了佛國，可能也不會覺得清淨了。

當我們想到寂寞身後事的時候，總覺得誰也沒有法替生死苦樂，好好地解脫，因爲這不是立德、立功、立言所能解決的問題。生固然是渺茫，死也是神奇，苦自是難受，苦也是美妙。生生死死，苦苦樂樂，透過了佛陀的智慧，觀察，生何嘗不是死，死何嘗不是生？我們所有的煩惱，說得明白點，就在「生死苦樂」的當中。通常我們最大的煩惱，莫過得失成敗，好像也就是「生死苦樂」。能將「生死苦樂」，圓滿通融，自無煩惱可言了。就是因爲不容易把「生死苦樂」解決，所以才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煩惱。不是嗎？很多人爲達目的不惜犧牲一切。世界之所以風雲不定，人心不清，其最大原因，是在不能把人心澄清。

我不是誇讚佛教的偉大，也不是爲佛教宣傳，事實上，在今日所有的宗教中，除了佛教以外，很難找到第二個力量，能够澈底地從人心去改革世界的危難，只有以佛法的力量，挽回西方物質文明的苦悶，然後才可真正免除「你爭我奪」的戰爭，要不然，一次大戰完了，二次大戰又起，二次大戰剛了，世界又進入另一個緊張狀態，以後呢，誰也不知道了！如不趕緊實踐佛陀的教義以資收同人心，我們此一生宇宙的苦惱，便將永無止境！

引退和入世



大約有幾年了，每經過那家商行門口，總

看見朝外的壁上懸着一隻貓頭鷹式的掛鐘，兩顆大眼珠轉來轉去，一直跟着鐘擺的搖擺，作有節奏的活動。而一秒一分的時間就在它那左顧右盼之間消失殆盡。如果駐足停留，儘望下去，它冷冷的瞪住你，似乎頗具嘲諷的意味說：「好，站着吧，看我載着一切生命飛奔，……。」

使我發生興趣的，的確是那個輪流往返於兩極間的鐘擺。一如我喜歡站在海灘上，眺望波濤的起伏漲落有同樣的吸引力。這單調往復的律動，表面看來似沒有意義嗎？它却暗示出大自然一項普遍的原理，可引用來表現在各種現象裏：人的感情和理智，慾望與性靈，興趣與厭倦；月的盈虧，海的潮汐，冷與暖，日與夜……這種種交替，變換，實是理所當然，永遠在往復循環着。要人不過鐘擺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鐘擺歸鐘擺，人的心智到底是向無限擴大發展的，決不會甘心情願困於機械刻板無意義的生活圈中，我們一定會有明智的取捨，來選擇和調整我們自己擺動於兩極的方向和振幅的。

像我這樣庸俗的人，每天做些什麼呢？無非是一隻呆板的鐘擺，

簡直交不出一篇像樣的流水帳來。家庭裏難免狗碎的瑣事，人情交往，非履行不可的義務，差遣……，就像室內不時響着的電話鈴聲，那樣急促，迫切，尖銳，一下子攫住神經，使你不知不覺間要加緊腳步趕過去；不由自主的做這做那，轉個不停。實在說，這不是忙，也不是閒。可能是一種零打碎敲，把你一片一片的撕開，使你心神恍惚，思想不能集中，永久失落了核心，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不錯，做人就在要求有所供獻；一隻用來灌園澆花的水壺，為要零零碎碎的澆出去，就必得不時的把水注滿。有消耗自應有補充。不過，這再度的盛滿，却帶來更高度的供獻和耐心。

所以，我必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鐘擺，在注滿和澆出之間，找出一個輪流往來於這兩個極端的生活方式。——在引退和入世之間，獲得心理的均衡，把內心的安寧表現為外在的和諧，以便從容不迫，沉靜，餘裕底來過日子。

人總是厭煩忙碌和拘束的，而生來負上的這重重有形和無形的任務，說什麼，也卸脫不了。我不能摒棄世俗，做隱士離群索居。却不妨隨時隨地輕輕放下負擔，略事舒展身心，把心思向內凝，引退到個人的精神島嶼，與外界暫時隔絕。任它四周波浪起伏，終保持住「島

無念

的獨立，穩定。於是在我靜坐的片刻，枯竭的精力又恢復了，開始又找到自己，充滿了自信和能耐。可喜的，一旦當保持「島」的習慣養成，即使置身於擾攘嘈雜的環境，儘管活動運行如旋轉的車輪，你仍可靜止得如同特出於海浪之上的岩石一樣，不受任何離心力的影響。同時冷眼旁觀，也可深入一切心靈的深底。

從前我並不知道滿足我的渴望和需要的究竟是什麼。現在才明白了：「一個人只要在自己的本性合得攏來的時候，才能和別人合得攏。假使一個人不能了解和接近自

己，那末他也不能去了解別人了」。而要什麼樣子才能認識自己呢？澈底的擲去一切裝飾，虛榮，貪婪！把心神簡化，統一起來，飛出感覺界，安住於擺脫一切束縛的境地。光裸裸的，無牽無掛，此時此地，其無限的妙味，當不可言宣。話雖這麼說，可惜我至今尚未嚐到這種妙味。但我確信必有到達那種境地的可能。就因有了這屬於個人的引退法門，反而才把俗務俗務越發肯定起來。

我體認鐘擺往來兩極的振幅，確是相輔相成的；這原是極其簡單的道理，自不值得希罕，當然，沒有入世又那來引退？離開這現實世界又那來超越境界呢？

重修善德堂佛殿緣起

緣於去年八月七日，本省中南部，豪雨不止，造成重大水災之後，全國上下，響應重建災區，動員全力，克已接近尾聲。本堂位處彰化境內，乃為受災嚴重地區之一，災情之慘，損毀之劇，時至今日，歷歷猶在。災難以還，本堂雖承若干善士大德，慨施惠濟，故於本堂住眾，一體整理之下，住所房舍，業已差堪遮陰蔽雨，然其佛殿，棟柱傾側，瓦廢椽折，仍非現力所能修復。本堂雖非十方道場，確為學佛修持之所，住眾三十多人，精神依皈，端賴念佛行持，如今佛殿傾側，時有倒塌之虞，住眾身心，自亦無以安頓。伏願諸方仁善，佛門教友，同深樂善好施之情，共襄重修本堂佛殿之舉。涇渭流為大海，集拳石成須彌；喜捨者同證菩提，樂輸者咸臻彼岸。功無虛棄，福不唐捐。

善德堂謹啓



精勤與懈怠

圓智

名聞全球的汽車大王曾經說過：「勤於你的工作，切勿沉湎於辯論；這是處世的良方，……」真的，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我們無論事業、事工、事商、或立志於學，只要我們精勤不懈，念茲在茲，去不斷苦幹，創造，那麼我敢肯定的說，我們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美麗的。這不特自己獲得雄厚而豐富的收穫，更可以給社會時代帶來無比的光榮，同時還可在歷史上，寫下輝煌燦爛而永垂不朽的一頁。

茲舉中國歷史上偉人學者來證明我的話不錯，如車胤的囊螢，匡衡的鑿壁，孫康的映雪，以及蘇秦懸梁刺股等人辛苦勤學，其結果勝利在手，不但顯耀了當世，而且名標青史，遺芳萬年，這不就是鐵證的事實嗎？再如歐陽修、蘇軾的成功不也是從精勤中得來的嗎？所以喀萊爾說：「祇要肯肯逐日了清自己的工作，假以時日，你便是世界上偉大的英雄，你便可以到達成功的目標。」這不更是經驗之談？還有瓦特、牛頓、華盛頓等人之所以成為發明家，貝多芬之所以成為名譽遐邇的「樂聖」，以及一身兼為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劇作家的蕭伯納，誰不是在困苦勤勞中掙扎，而產生他們生命的傑作，獲得卓越而輝煌的成就呢？所以精勤，無異是我們最寶貴而且是萬能的鎖匙；它，能够掃蕩前途的荆棘，能够打開成功之門，領導我們，促使我們走進成功的寶庫，乃至給我們掘開生命的源泉！

汗邪滿車，五谷蕃熟，穰穰滿家」的，工人能勤，出品必定精良、優美、弘多；商人精勤，則商業必定興盛，暢達；學生精勤，學問必定超越，優良，乃至湛深的造就。反之，農夫懈怠，則收穫必定稀少；工人懈怠，則必定流於粗製，商人懈怠，則營業必定落後；學生懈怠，則學業荒廢，一無所得，結果名落孫山，乃至思着書到用時方嫌少，悔之已晚，噬臍莫及的遺憾！準此，我們知道：「精勤」，則百廢俱興，「懈怠」，則萬事皆因之而失敗啊！正如古人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墮。」這話何嘗說錯？

因此，精勤，不獨是我們珍貴的萬能鎖匙，而且是我們立足社會的基礎，世界文明進化的資源。相反的懈怠是我們創造事業的荆棘，是埋葬前程的墳墓，而且是粉碎世界人群成功區域的鎗彈。我們立足在今日文明的世界裡，絕對不容許你懈怠的；要是懈怠而取巧偷閑，不肯努力奮鬥，而欲苟且喘息於人世的話，必為大時代所淘汰。

所以生長在現代的我們，要想生存下去，乃至發揮我們生命的潛能，使我們生命放射出燦爛的光芒，照耀社會人群，乃至世界的話，首先必需的條件，就是精勤，我們應該以精勤不懈的精神，永遠鼓舞着理想和希望，活潑、愉快，積極地面對現實努力工作，追求人生最高的幸福——真生命，甚至為世界人類打開幸福的寶藏。

尤其是我們，學佛人的一舉一動都是向偉大佛陀去學習；我們的責任，是這麼偉大而沉重；前進

，是這麼遙遠而無盡，不是更須要精勤不懈，不休不息的苦幹嗎？是的，我們所要研究的學問是廣博的，湛深的，除了世間的一切學說之外，還有無上奧妙的佛法，宇宙人生的真理，我們的責任是繼往開來，傳燈續焰，領導社會，造福人群的，所以芸芸衆生，在等待我們，伸出同情之手來救拔他們；我們的目的，是在陶冶我們的品性，使自己成為真善美純一偉大的完人——佛果。但這項工作所須要的時間和精力，又是這麼弘大，所謂：「三期修福慧，百劫種相好。」假如缺乏「精勤」，而循循因因，一暴十寒的話，試問何時何日，才能認識人生的真理？何時何日，才能負起任重而道遠的神聖使命？甚麼時候，始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萬善的完人——佛果菩提？你看：釋尊與彌勒菩薩吧。本來，彌勒菩薩，應在釋尊之前成佛的，可是彌勒修易行道，而釋尊修精勤不懈的難行道，結果先成菩提，你說：我們應該不應該向佛陀學習呢？同時佛陀臨入滅時，還苦口婆心叮嚀我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少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佛遺教經語）這是多麼懇切的遺囑！教我們怎得不接受呢？接受，我們應該虔誠而虛心地接受佛陀的遺囑，以免他日患上「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的感嘆啊！何況歲月催人，如同白駒之過隙，去而不留呢？親愛的同道們，你應該不忘再王之愛惜寸晷，陶侃之珍惜分陰吧？那麼，我們應該在「時乎時乎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復自勉，歲月不待人」的警惕之下，把握韶光，專心於學，以我們精勤不懈的精神來，趕跑懈怠的惡魔，創造我們精勤不懈的燦爛似錦的前程。

聖像的感應

·瑞妙·



當我重遊碧瑤，首先就是再到文咸公園，默默地靜坐在那小小湖邊的青草地上，遠觀漫山遍野松柏蒼鬱的

景色，那又雄偉又超群的古松，昂然的姿態，使我無限的敬仰！湖水澄清如鏡，水面上朵朵雲兒飛過，樹木峯巒的倒影映在清澈的鏡中。這般潔靜美的湖面，物來物照，我感到唯有澄清不汙的心湖，才能自在無碍，身如釋重地獲得真正的受用，真正的自由。

這時候，也許將近黃昏，青草地上輕煙裊裊上升，遠處山頂和山腳的谷中，也慢慢地吐出茫茫的白霧，在這煙霧迷濛當中，我彷彿看見觀世音菩薩若隱若現地冉冉而來。這當然是我的憶想幻覺，因為我正拿着謝冰瑩居士給我講觀世音菩薩靈應故事的信，在恭敬地再拜讀：

瑞妙弟：

我要告訴你一件觀世音菩薩顯應的真實故事，相信你聽了一定很高興！

大約是一月以前，我們去橫城看朋友，沖涼時，我把那個你送給我的聖像從頭上取下來掛在一隻椅子上，

以後沖涼出來，根本忘記了這件事。我們出去吃飯，看朋友，買東西，一直到十一點多，才回到別墅睡覺。

大約是一點多鐘的時候，忽然我夢見觀世音菩薩站在我身邊，她說：「你暫時離開我，我此刻不在你身邊！」我一驚而醒，一骨碌從床上滾到地板上，把外子驚醒了，他忙問我什麼事？我告訴他聖像不見了，於是趕快去浴室尋找一連兩次都不見，我想一定別人拿去了，怎麼辦呢？我急得要命，第三次去找，立刻找到了，仍然掛在椅子上，你想這時我是多麼的高興。

記得是前年吧，謝居士來信說她的法體不大舒適，又夢見觀音大士來她的家裡，後來病體也就好了。這奇蹟的發現，使我太感動了。這當然是謝居士宿植德本，又兼平日的虔信誠懇，所以當有所不適或不如意的時候便感召了觀世音菩薩的顯現，慈光的加被護照，實在不是偶然的。就在那個時候，剛巧菲律賓佛教代表團要去曼谷參加世界佛教聯誼大會，又要到馬來亞觀光。所以我順便寄了一尊觀音大士聖像給她供養。想不到她對這小小聖像如此的寶貴珍重，她來信說：「這一個月我要寫兩三篇文章，以便拿到幾十元稿費去買一根金鍊把佛

牌掛在胸前，求佛賜給我智慧和生的勇氣！」唉！謝居士善根的深厚，虔信的誠懇，謙虛的態度，是多麼令人感動與敬仰啊！

是的，觀世音菩薩的悲願太弘深了。如經中所說：「隨流九界現身說法。」大士不但以三十二應現身說法。還以十四無畏救諸苦厄呢！只要我們清靜的心湖，虔誠地稱念，大士就會一月即千江，不變隨緣地給我們感應，因為大士過去已證法身，早成佛道了；她的大悲行，她的解脫門，都是自己行，也為眾生說。她普遍地出現在一切眾生前，或是用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去攝化眾生，或是用色身；光明；聲音；威儀；說法；現神通攝化眾生；或與同類的身形同住，然後攝化的種種方便。但這一貫的目的，都是要解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一切的怖畏；因為眾生的痛苦和怖畏實在太多了，如繫縛、爭鬥、殺害、貧窮、恩愛的分別、冤家的相會，身上的逼迫，憂愁，死亡，……這一切的一切眾生恐怖，大士是發願尋聲救護安慰的，使眾生遠離恐怖與種種的痛苦逼迫，而直趨無上的菩提！其實一個大智大慧的至人，他的心像湖光的晶瑩身，像山色的清淨，在舒暢和諧自得於真正光明的心境，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由不變的心性，隨順眾生的勞擾，令得解脫行安樂行。這濟已利人的精神，才是他認為自己本然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二十世紀末，受著苦難磨練的我們，是多麼需要像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大悲行者出現啊！因為一個人除了衣食住行四大問題外，最要緊的就是心靈的慰藉，心靈的寄托，沒有恐怖的安定；所以大慈大悲的佛法無疑地需要我們傳佈，希望人類中多下種子，使大慈大悲的精神，廣為眾生灌漑；最理想的，應該是多數的有情，都能發現自己心湖的光瑩美德，把慈悲心發揮出來，使相爭與自私的劣性消除，那麼，未來世界的光明，就可計日而待了。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慶祝佛誕
發揚教義
積極建設
人間淨土



他變成了大魚

朱耐塵

如是幻覺之五

雖然，已是五年以前的事了，可是，當我每次見到和尚時，尤其是身體肥胖的，我就會不寒而慄，驟然還會聯想到那次可怕的變幻；很深刻，一個和藹可親的法師，突然，他變成了大魚。

那夜，我跌坐在床上，已像經過很久很久，全身才慢慢失去了知覺。恍惚間，我習慣地駕着一股無形的電流，騰空而飛。我還記得，在激動的電流聲中，好像是「吉祥臥式」的睡姿。

我活躍在廣闊的高空，只是無目的地飛翔，飛翔……一邊默着佛號，一邊却垂目下視。

很清楚，很清楚我發覺那高聳的群峰，雖小得像點點綠茵，但那蒼翠碧綠的色澤，却仍鮮潔可見；那彎曲的河流，雖那樣支離散亂，但那晶亮發光的水色，仍閃耀刺眼；那房屋和村落，雖成塊成堆，很像小孩們玩的積木，然則，這天然的積木，却用不着人工的移動，可以自然地變化萬千；還有那活動的人群，更微小得着實可憐，簡直像一些散漫的沙塵。我雖沒有流連着這一切浮動的東西，但不

知怎的，我情不自禁，竟悲從中來。瞬間，我似乎又瞭解了慈悲的佛陀，為什麼要「乘願再來，普渡群迷。」

我加緊的默佛，似像加速着我翔翔的飛旋！忽然，一陣劇烈的顫動中，也許，我那僅有的微細的靈覺，還沒有含糊，所以在震天動地的顫動中，我不但沒有忘了佛陀，而且還清晰地瞥見數道白色的光芒，像閃電般晃了幾下，接着，我又跌入恍惚中了！

漸漸，當我在恍惚中安定時，原來我坐在自己的家裡。或許由於我愛欲未淨；也或許因為我忘了默佛，所以明明是無常所化的幻景，並不是我底家，但我却迷昧了。我「認賊作父」？喜悅，流連，執着。終於，又墮入了無常的圈套。

家，人人都有一個可愛的家，正像人人都有個愛吃愛穿的臭皮囊一樣。我沒有出家為僧，當然，我還看不破四大，所以，我必然地應該有家。但是，就因為有了這個家的觀念，和醉心於家的愛戀，真痛心！我常常被陰險毒辣的無常弄欺騙；有時甚至在施底魔掌（幻景）中，我顛簸，我翻滾，幾幾乎「一命哀哉」。

「嗚嗚嗚」！清晰的敲門聲，提醒了我的注意，我快步出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肥胖的和尚。

如果，他光着的頭頂，沒有燒着十幾個戒巴，身上也不穿那件灰色的僧袍，很可能使人驚奇那醬油瓶上大腹便便的商賈「鮮大王」到了。

他，雖然很肥胖，然則那肥胖的體質，並沒有影響他靈活的行動，尤其他那圓圓豐滿的臉頰，眉清目秀，更顯出他不是一個庸俗的僧侶。

「師傅，請到這裡面坐坐。」我似乎對他很臉熟，但已想不起曾經在什麼地方結過緣？我習慣地用尊敬的口吻，招呼他進來，隨即把門一關。

他滿臉微笑，和藹可親。我頓時感到，從我有認識以來，所見過的許多和尚當中，似乎，他比較地能令我感到親切。

我引着他走進廊前，轉過廳堂，穿出門房，步上樓梯，就在樓上的右間，我底臥室裡，我們談開了。

「朱居士皈依過沒有？」他順着床邊那張紅木椅上不客氣地坐下，這樣問我。

「在出世時，就由我母親作主，

皈依觀音大士了。」

「噢，不過這還不夠實際，也不太具體？真想學佛修行的話，應該要皈依法師。」顯然，他這種語氣，明明想收我做徒弟。我暗暗自忖，對他的否定我皈依觀音大士不實際，不具體，不禁使我懷疑了。

「我確實很想皈依一位法師，不過直到現在，似乎還碰不到比較理想的！」我說着，故意向他顯出輕視的樣子。

「你認為怎樣才算理想？」他閉起了雙眼，索性翹起兩腿，結跏趺坐起來。

「我理想的師父，說來倒很簡單，他只要能自己了脫生死，那就行了。」顯然，我不但沒有把他的肥勁放在眼裡，也沒有對他底裝模作樣，發生好感。

「他能了生死，是他自己的事，你管他幹什麼？」他似像對我的說法，並不贊成。

「縱然，他能了生死，是他的事，但他如果不能了生死，我皈依他，豈不增加他的負擔？試問：他對自己的牢圍，已經感到苦於解開，我何苦

存心去害他，再給他多一個牢圈？」

「你的心地倒很善良，但你的說法，却有點偏差。你要知道法師是代表釋迦牟尼佛的，你皈依他，等於皈依了世尊，何必那樣執着？」他倆眼瞪着我，似在留心着我底反應。

這時，我似乎對他的解釋，有點信服了，因為在很早以前，我好像聽人說過，老子的事情，兒子可以代理；主官的職務，部下也可以代理；那末，釋迦牟尼佛圓寂以後，無疑地只有僧侶才可以代理了。

我深信這位法師所說的法則，確是合乎情理，名正言順，所以我不再作慎密的考慮，也沒有再作苛刻的選擇了。

我合掌當胸，不自覺地邊默着佛號，邊跪下身去，兩掌一握，頂過額，站起身來，立刻，我驚住了！

原來，這肥胖的和尚不見了，紅木椅上竟臥着一條灰色的大魚，只見牠兩隻發紅的眼眶，對着我淚淋淋！我莫名其妙，愕了一會，終於，我明白了。

我快速地默着佛號，不自覺地兩掌合十，一步上前，向那大魚的腦門，合掌擊去，只見雪亮的光芒，在我底掌下連晃幾下，那大魚的腦門，立時破了個很大的洞孔。

這時，我像已失去了人性！對那深陷的可怖的洞孔裡微顫的腦花，不但沒有生起半點「惻隱之心」；相反地我瘋了，簡直變了個無情的噬人

魔王。我感到肚子很餓？於是，我不覺地邊默佛，邊用兩手向那破裂的大魚腦門抄去，我好像沒有用出多大的力勁，已抄出了大魚腦花，但是，那大魚忽然就失蹤了！

我委實太餓了，似乎，數十年來，一直餓着似地，所以我很想一口吞下牠。

但是，當我把那球形的白亮腦花捧在掌心時，馬上我發覺那腦花竟很快地融化了。突然，有一股無形的熱辣的氣流，從我的兩臂，逐漸瀰漫到我底全身，我頓時覺到暖洋洋地，吃足了陳年老酒似地，混身飄飄，心竅兒癢癢，呵呵，我醉了！

似乎，我感到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次享受到的無可形容的心靈的快樂；只可惜這難言的快樂，轉瞬間，便失落在恍惚中了。

這次，我在恍惚中似像沒有含糊，而且也比較老練多了；所以我沒有忘了念佛，也沒有失去靈覺。

在白亮的光芒中，我好像打了幾個迴旋，之後，才漸漸恢復了知覺。睜開眼時，我仍原封不動地盤坐在床上，只是滿身汗流，衣衫已全部濕透了。

這時候，我一邊換着衣衫，一邊却回味着過去，不覺開口笑了。

這笑，並非因為肥胖的和尚，經我一拜，突的變成了大魚，我才覺得好笑；也不是因為我擊破了大魚的腦門，自鳴得意而笑；而是我經過這次

「莫名其妙」的境界，深深地感到，似乎，我又領悟了一個新的啓示。

那就是在往常，為什麼一個很有修持的法師，當他達到人時，總愛兩掌一合，隨口：「阿彌陀佛」！

還有，當我們走進寺院，見到法

師們做早晚功課，為什麼當他們誦經念佛時，總少不了要「敲打木魚」？

呵呵，我不能再想入非非了，因為我想起了阿難尊者的偈語：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禪學論叢」序

心源 無碍

夫道本圓通，何假修證。然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達順緣起，紛然失心。是心也，能成佛作祖，高超三界。是心也，能披毛戴角，沈淪六道。然達摩東來，九年面壁，直示此心而已。慧可斷臂，覓心不可得，直傳此心也。僧璨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直信此心也。道信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直攝此心也。弘忍心中看一，了性無生，大弘東山法門。六祖慧能，定慧均等，見性成佛，頓見此心也。單傳心印，至此已告克終，一枝開五葉，五宗在於五家其人，並不在於五家其道。臨濟；大喝一聲，大地顛倒，四海枯竭，誠大機而大用也。雲門；截斷衆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情解不通。曹洞；家風綿密，言行相應，而能隨機利物，就語接人。鴻仰；父慈子孝，上令下從，你欲喫飯，我便與羹。法眼；箭鋒相拄，句意合機，對病施藥，相身裁縫。如是五

葉並茂，葉葉見如來，宗門大振，風靡一世。及至默照看話發生，互相砥礪，弊端叢生。前者沈滯不通，恰似枯木寒灰，變成死漢。後者奇言怪語，徒吐空見識，又缺實修，變為浮萍。至此宗門五葉，或凋謝不傳。或混合外教，另成一派。或寄託淨宗，僅存命脈。則所謂安心妙門，掃地盡矣。豈不可惜可嘆哉！筆者鑑及於斯，自數年來，借用臺佛月刊，特選古德名著，「證道歌」，「參同契」，以及其他古則公案，以現代思潮，提而唱之。庶幾闡明安心宗旨，啓導苦海人生爾。

心源老和尚出家以來，垂五十餘年，專弘此法。今既屆八秩榮壽，乘此機緣，彙集其他論說，編成一冊，以資紀念。敬請諸山長老德法師居士，不吝指正，是為序。

臺北市東和禪寺發行

人生書簡



念生長者有

道：拜讀三
月十一日第
一百零三號

覺世旬刊的
大作，真是

感愧交集！
以一病餘之

軀，重返僧
團，覺得長

者如許讚歎
此見長者

的古道熱腸，更可以此督責嚴之今後

腳踏實地，不敢有所自棄，所以非常

感激。但以嚴之出家，雖曾有過童年的

基礎，然既捨俗還俗（即使出於非

所本願）重入僧團，依制重事披剃，

此一出家的生命，已成脫離的兩截。

因此，嚴固不敢忘本，不必否定前一

截為時數年的出家生命，但也沒有理

由，將這已成兩截的生命連接起來，

目前的身份實仍是個初出家的沙彌

，以一初出家的沙彌，能得長者如

許的讚歎與殷望者，則殊覺慚愧。尤

其是非所本願，在迫於匪亂的情形下
投「鉢」從軍，十年以後方遂本願重
回僧團，此一並不尋常的遭遇，實屬
個人的宿業使然。雖在佛教史上如
鳩摩羅什三藏法師，被呂光呂隆父
子兩人，挾持在涼州軍中達十七年之
久，不能展其宏化的工作，但他沒有
變更身份，他的志業，仍在精進不懈
之中，嚴嘗以羅什法師雖其智慧超人
，早在未入中國以前可能已經通曉漢

文，然其對於中國文化之有深切的認
識者，或亦為其羈身涼州軍旅十七年
中研究所得的成就。嚴固不足以相望
什公法師的前塵，可是軍旅十年，只
是浪費了十年的光陰者，想來尤覺慚
愧！

本來，一個人的出家，固不等於於
逃避，但也並不等於一個僅僅脫離了
妻兒家累的俗人。佛教之貴，在於信
、解、行、證的具足，由信而解，而
行，而證，再由實證的智慧發為廣大
的悲願，還化於世，廣度於衆，佛教
之不同於西方宗教，也在於此，西方
宗教只有強調一個「信」字，充其量
再由「信」發為狂熱的「行」，不求
「解」，更無從「證」，所以他們的
信是盲目的信，也就會瘋狂的行，盲目
與狂的進行，是其傳播教義的教性，
盲和狂的極點，便是屠殺事件與宗教
戰爭的爆發。因此，一個人的初初人
佛出家，他的初步應該是由學而行，
亦學亦行，等到學有所識，行有所得
之後，才可談到「宏」與「化」的工
夫，否則無學無行，無知無德，何以
宏道，又何以化衆！所以嚴亦主張佛
教之隆，乃在實道與傳道之並重，學習
與宏法之兼顧，奈何今日之中國佛教
，實道的地方不唯太小，簡直缺如！
這是值得哀嘆的事實，又以嚴之初初
出家，即來負責刊物的編輯，實為生
存在此一時代環境中的不得已事。若
以理想說，出家後的初步階段，應該
是靜靜地參學，深深地懺悔，先求其
通底洗刷一番，大死一番再說。然而
身處此一青黃不接的時代，佛教的原
有形態已經沒落，新的規模尚待建樹

之際，又值戰亂威脅的氣氛之中，家
師東公老人，能够慈悲，予以嚴之刺
度，已覺萬幸，感恩不已，何敢他求
。嚴會將此一感觸與朱世龍長者談及
，世龍長者以婉言相慰：「祖師要人
放得下，擔得起，此乃令師東公要師
擔起來耳。」此言頗足感人。故此今後
唯在家師東公老人座下，學得幾何，
即貢獻出幾何，豈敢奢望如長者所說
的：「一套整個計劃」。對編輯「人
生」，自更不敢以理所當然的身份自
居，因為名雖可愛，名之無實，也是
徒然！但向諸「人生」師友如長者等
之學習討教而已。讀了長者對嚴勉勵
有加勝於有餘的大作之後，不禁感觸
重重，略抒如上，以報雅愛，以表愚誠
，未知當否，敢乞示教。端此敬頌道
安。

弟聖嚴合十 三月十三日

佛鄰居士和南 二月五日

醒世將軍慧鑒：

大名久仰，亦以由於拜讀大作得
來。吾人以與佛有緣，而給文字緣，
幸何如之！樂何如之！
大札上月收到，擬以整理一套文
稿再寄呈，作一整體之請益，致稽遲
作復，尚祈原諒！

人生佛學論集，連序共二十一篇
，尚有八篇未曾發表，却願送給貴刊
分期刊出。以貴社為人生，拙作亦以
人生名，甚盼此二十一篇，能有一個
小機緣以小冊子的姿態與世人見面，
如有那一天，務懇大德惠賜一序，放
在最前面。如無機緣亦不必介意，但
請妥為保存用一原稿，俟刊出後，全
便請代剪附該文，俾使它永成完璧。
文完，而仍無法出書時請於明年掛號
寄回，讓它另覓知者。
專此奉函，順叩
淨安

人生雜誌第十二卷·第三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一、讀者捐助	一、七一〇、〇〇	一、印刷費	一、二六〇、〇〇
一、廣告費	四〇〇、〇〇	一、鈔版費	四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九五六、〇〇	一、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
一、上期結存	二、二九八、三四		
共收	五、三六四、三四		
共支		一、郵資雜費	三三四、〇〇
結存	三、一九〇、三四	一、第一銀行捐助	臺幣四百五十元
茲承		一、彌陀寺捐助	臺幣一仟二百元
		特此鳴謝	臺幣六拾元

人生雜誌社敬啓



臺大學生代聯會 首創人生哲學演講會

（本報訊）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聯會，為弘揚文化，重振道德，特首創人生哲學演講會。茲聞該會主席戴森雄同學，在國際獅子會中國分會召開之大專校友聯誼會席上，正式宣佈：第一次專題演講會，將於本月廿二日（星期日）晚七時，在臺大禮堂舉行。地點擇定本市紹興南路臺大法學院大禮堂，並要求各校同學踴躍參加。頃悉中佛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在是日開始演講時，當場分贈各到會大專同學，每人各一本，贈完為止，藉結勝緣云。

夏威夷的佛教

為戰後最大宗教

（夏威夷訊）夏威夷為美國新成立之一州，此間多數基督教徒均已轉入佛門。據最近耶教教派之一美以美會報告宣稱：夏威夷過去百分之九十五為基督教徒，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佛學之研究風起雲湧，現佛教徒已達一百六十萬人，目前佛教已成為該島最大之宗教團體。

（本刊訊）

駐泰杭立武大返國 佛文獎學金學生機場歡迎

（本刊訊）我國駐泰大使杭立武博士，原係第一屆國大代表，最近奉召返國出席第三次會議，業於上月十四日經港飛抵臺北機場，當日春光和煦，天候宜人，適值歡迎之各界領袖達三百餘人之多；尤其特色者為大專受佛學獎學金學生及僑中學生代表等數十人，亦參加歡迎行列，並先於民航機場側排成一字隊，守候杭大使行經該隊前，一時歡呼聲及掌聲大作，並由大中學學生總代表各一人分別呈

南美洲佛教 正在茁壯

正在茁壯

（南美洲訊）雖然在西班牙或南美洲西語國家中，向鮮卓著的佛教學者，但佛教在南美洲已逐漸流傳，今日南美一位馳名的佛學家是委內瑞拉的艾約斯先生（Mr. Jose A.），乃印度摩訶菩提學會會員，他現在委內瑞拉京域加拉加斯供職。團聚甚

美國舊金山 有禪法實習班

有禪法實習班

（舊金山訊）曹洞禪學會為一相當古老而極受人愛護之禪道場。每星期四有定期禪道共修會，又每晨五時四十五分至六時四十五分，為禪法實習班，關於經典之翻譯，均直接由日文及漢文逐譯為英文，由該會 Reverend Shunryu Suzuki 法師指導。

（本刊訊）某居上存有影印精裝大藏經正編一部，以樂意出讓，本省以新臺幣八千元為限，海外郵資，另按實價計算。倘有欲買者，請向中華佛教文化館函洽。

「佛陀一生事跡圖」預約啟事

本師釋迦牟尼佛為一大事因緣顯現於世，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悲心濟世的應化事跡，實有加強發揚的必要。文字宣傳不及圖畫易收效果，數年前，細甸有一批佛陀事跡傳及臺灣，雖橫豎不一，層次不明，仍為各寺院各教友所喜愛，懸掛於佛殿之上，或客廳之中，以增進場觀莊嚴。本處自開設以來，屢蒙各地寺院及教友詢問有無此圖畫流通，均無法應命，故此商請專家重編「佛陀一生事跡圖」一套十八種，徵求預約，以服務教界，答謝各位之雅意。茲將此「佛陀一生事跡圖」的優點及預約辦法奉告如下：

甲、圖書優點

- ①此圖畫全套十八張，每張均用四開銅版紙七色彩印，美觀莊嚴，無有倫比。
- ②此圖畫請專家重新描畫，一律橫式。
- ③此圖畫全套包括佛陀一生事跡，從降生降以至涅槃圖下並付中英文說明。
- ④此圖畫全套十八種，分單張及裝訂成本兩種，單張者可用鏡框懸掛，莊嚴佛堂，裝訂成本者便於收藏展覽，或作佈教教學說明之用。

乙、預約辦法

- ①本圖畫預約辦法分單張者及裝訂成本者兩種，單張者全套十八張預約價新臺幣一百二十元，港幣二十元，裝訂成本者預約價新臺幣一百四十元，港幣二十五元，出版後定價單張者全套新臺幣一百八十元，港幣三十元，裝訂成本者新臺幣二百元。
- ②預約從即日起開始，五月底截止，七月底以前出版，預約截止後，概以定價計算，實因此圖畫印刷成本浩巨，本處除預約數以外，無力加印留存。
- ③本省預約辦法，請用本處郵政劃撥帳戶「一九九八一號」，不用匯費，本處即可收到匯款，海外預約者請直接匯向本處連絡。
- ④本處地址：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

佛教文化服務處 啟

大專學生為佛教之聲撰稿

中佛廣播組佛誕日發獎金

(本刊訊)中國佛教會廣播組為鼓勵大專學生研究佛法，健全身心，敦品勵學，宜揚教義，以改良社會風氣及發揚民族文化起見，曾於去年(四十八年)年初向各大專校學生徵求撰寫廣播稿，以便錄音送請本省各電台「佛教之聲」定期播出。茲悉該組業已先後收到學生廣播稿件甚多，經該組聘請佛學專家張齡、張廷榮、唐湘清等居士負責評審，經核定錄取佳作共計十篇，以得分次序，發表名單如下：(其餘合格文稿尚多均將一律陸續送請電台播講並對作者各贈以書刊用資酬謝)

(一)師範大學巫文芳，(二)臺灣大學王尚義，(三)師範大學吳怡，(四)師範大學王熙元，(五)政治大學蔡秀霞，(六)政治大學蔡文森，(七)師範大學林東山，(八)臺灣大學張泰隆，(九)臺灣大學劉勝欽，(十)法商學院周金澤。

(又訊)上列學生獲得獎金數額為第一名新臺幣五百元，第二名四百元，第三名三百元，第四名二百元，第五至第十名各一百元。另前五名由中國佛教總會各授獎旗一幀。又應徵投

中佛義賣

藏正編(平裝)一、大正續藏(精裝)四十五本。二、附有楠木書箱六個，疊為兩排。書箱中層由臺糖同仁

金藏大經

傳益永居士等題字如下：「佛弟子等為響應中國佛教會籌募國際文教獎學基金之號召，謹將大藏經義賣，以所得全部款項作基金，但願得主三慧宏開，早證菩提。佛弟子傅益永、玉溥淵、林連通、謝振麟等數十人敬誌」。三、底價為全書新臺幣一萬三千元(省內送運；國外核實收費)。四、接洽處：臺灣臺北中正路一六七五號中國佛教會。

大慈佛社

講地藏經 (本刊訊)自由中

國淨土宗源法師，頃應本市大慈佛社邀請，訂於上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起，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在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五巷十九號該社主講「地藏菩薩本願經」，歡迎各界人士自由聽講，同需法益。

按地藏經占稱佛門孝經，備陳地藏菩薩宿世孝母之因緣，對於提倡倫理道德，轉移社會風氣，極有貢獻。

中國佛教會通告

一、本會定於四月下旬採用通信方式選舉大陸籍各省(市)會員代表再訂期召開第四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二、茲循例自四月一日起暫停徵收大陸籍會員一俟選舉完畢後於五月一日起仍繼續辦理入會事宜特此通告。

本刊增開「青年之友」啓事

一、年來由於時代思潮的趨向，多數的青年學人，已由「西方至上」的迷信狀態，重新返回東方文化的領域，並且肯認了東方文化的崇高偉大。

二、佛教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之一，且為超越於一切文化之上的一種哲學，一種思想，尤其還是一種至真至善至美而又至上的宗教，所以青年學人，肯認東方文化，也必肯認佛教的價值。

三、本刊為對佛教負起時代的使命，為促進佛教的新生，為團結加強和發掘此一新生力量的特闢「青年之友」，以供青年學人之間的彼此觀摩相互研究，探索各種有關佛教人生及學術思想等的問題。

四、「青年之友」，是以青年學人為友；青年學人，均可以此為友；青年與青年之間，更可以此而成為學友和道友；已非青年而仍樂與青年為友者，仍可成為青年之友。

五、本刊自下期開始，增開「青年之友」，歡迎青年學人，不論在學與否，均能以其青年人的活力及宗教家的情懷，來加入此一園地的耕耘給予投稿，惠加指教。

六、凡投「青年之友」作品，請加註明，一經發表，酌酬本刊及稿紙，如不刊用，當予寄還。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外國分社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稿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啟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來稿請擇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賬戶八二五五號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賬戶「八二五五」號匯訂